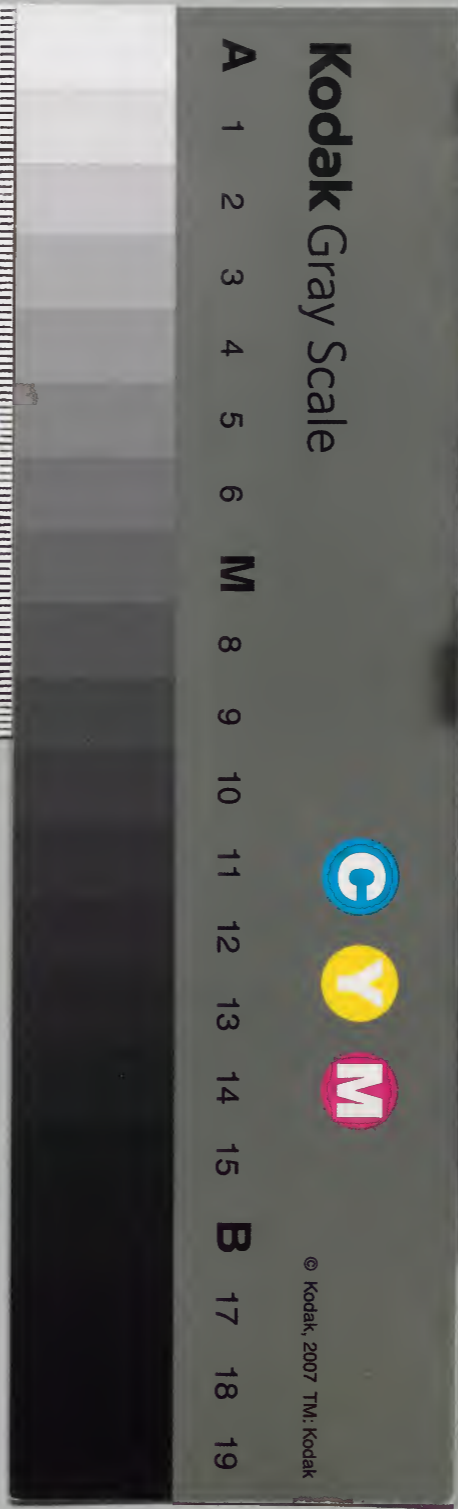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20
冊數	24 ( 7 )
函號	277 160





中庸或問

淺草文庫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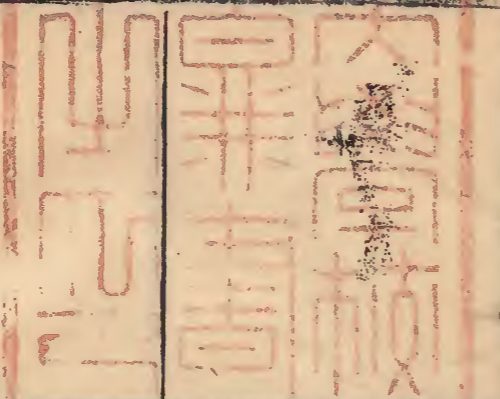
朱子曰。在中。是言在裏面。底道理未動時恰好。

處。纔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待謂之在中矣。非以在中釋中字。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

道以由行之用。

言見反形。旬諸行去聲。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

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





而不先不後理之當。去聲下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有當同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新安陳氏曰此以不偏不倚與無過不及交互發明

以見非截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然而二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

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朱子曰未發之中是體已發之中是用

格菴趙氏曰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平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古安異而其常久。



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朱子曰。譬之飲食。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珍異不常得之。

物則可暫一食。焉能久乎。○北溪陳氏曰。程氏以不易解庸字。亦是謂萬古常然而不可易。但其義未盡。

不若平常字最親切。可包得不易字。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平常然後可以常而不易。若怪異之事。人所罕見。但可暫而不可常耳。

况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平常不易。本作一意看。

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友。新安陳氏曰。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庸與高明對。君子中。

庸。小人無忌憚者。反中庸。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

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

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為平常。將不

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

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

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

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時戰授湯武之放

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朱子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

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

問堯舜禪授。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也。曰。堯舜禪授。湯武放伐。雖其事異常。然皆是。合當如此。便只是常事。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便。

即是經。朱子語錄。問中庸二字。舊說依程子。不偏。不易之語。今說得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

理。似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粘著。曰。此其所以粘著。

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吃異。三。適喜齋。



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是中庸 ○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

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

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新安陳氏曰未發之中乃古人所未言之精義

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

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

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

朱子曰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理言之謂

之中庸其實一也 ○曰張子之言如何張子曰學者如中庸會過使其言文字輩直須句句理

互相發明 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

者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 ○曰呂氏為

己為人之說如何為字去聲下為人同○藍田呂氏曰為己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乎

功名為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有未及乎為人而濟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

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導之而不行教之者亦何望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立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盡亦用心於此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

明德行必脩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微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 曰為人者程子以

為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

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為人為及物之事而涉

獵微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



讀本

所謂為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己而遽  
 欲成物此特可坐去聲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  
 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  
 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  
 務先存養以為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烏定反乃  
 似聖人強上聲立此中以為大本使人以是為準而取  
 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  
 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閒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

中去聲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去聲復而致思焉亦  
 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  
 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形句其本皆出乎天而  
 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  
 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  
 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  
 性也朱子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  
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格菴趙氏曰天於賦于  
處周流而不已斯之謂命人於稟受處該全而不偏斯之謂性故以命言之則曰元

適喜齋



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  
 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  
 不統於其間。黃氏曰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特殊其名以別天人之分耳。○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可以統四端制萬事哉。○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為元於時為春物之發達為亨於時為夏物之成就為利於時為秋物之斂藏為貞於時為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人性之大日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

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真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附朱子文集玉山講義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性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其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蒙引氣以成形如木以為肝火以為心金以為肺水以為腎。土以為脾此五藏之出於五行者然也。又以外體言之火為目水為口左耳居東方屬木右耳居西方屬金而鼻則屬土也。又通一身而論其得於五行者如吳文正公詩云氣火血脈水骨金毛髮木五行皆有所歸。四物載於肉是也。皆氣以成形者也有氣斯有理。木之理為仁火之理為禮金之理為義水之理為智亦各有所屬也。此所謂理亦賦焉者也。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



份按自然各有當行之路句  
就自然包當然意在內夫自  
然則不假倚為矣自然中包  
當然意則不至認耳口鼻  
四肢之欲為性矣  
份按性道教朱子皆以仁義  
禮智立說字字擷撲不破

份按以性道之全體言所謂  
具眾理者也以性道之大用  
言所謂應萬事者也

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  
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荀楊韓子  
論性詳見  
孟子告子篇集註○宋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  
而氣異○北溪陳氏曰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  
命在人謂之性又曰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  
不分曉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  
中看得界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  
分不相亂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  
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  
臣之分扶問以至於敬長上聲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

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

邪正之分別彼列反下亦道也存疑朱子答胡廣

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  
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蓋父子之親兄弟  
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  
子兄弟之道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  
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惟此言  
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愚謂在性中只謂仁率其仁  
之性而行即為父子兄弟之道矣在性中只謂義率  
其義之性而行則為君臣朋友之道矣此說率性之  
道最分曉故予因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  
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此言性與全體所謂性者  
道之全體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



此言性與道之大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

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秦醉開落亦

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仁

蜂蟻之君臣，豺牀皆獺他達之報本，雎七余鳩

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

所得。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

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

化書曰：蜂有君禮也。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

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

蟲之肉，與衆啞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禮記月令

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孟春之月，魚上水，獺祭魚

○詩傳云：雉鳴水鳥，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

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摯

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

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

亦豈人之所得為哉？朱子曰：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

有知覺，但他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

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

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

思一般，便覺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

木底知覺，又如鳥獸底。○問虎狼蜂蟻之類，雖得

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

之全體，而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

一處而全盡，何也？曰：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

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潛室陳氏曰：飛

份按脩道句當認章句或問  
因字

中庸

適喜齋



份按脩道之教專為氣稟之偏而設若氣稟不偏則純粹至善之性私欲無自而生何待聖人之教

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sub>能</sub>不異者是以賢知<sub>去聲</sub>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閒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sub>昏蔽</sub>其天理<sub>錯</sub>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sub>尺淺反</sub>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sub>清明以氣言純粹以質言</sub>天理渾然

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sub>音扶下同</sub>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sub>所戒反</sub>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sub>彼列反下同</sub>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sub>扶問反</sub>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sub>去聲下同</sub>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sub>上聲</sub>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



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去聲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上聲為之也。陳氏曰。氣質之異。而有過不及之差。故於性有昏蔽而不能全。而所謂道者。亦乖戾而失其本然也。聖人清明純粹。見理分明。故因其性之自然者。為之品節。而歸之冲。使無過不及。以為天下後世法。使萬世皆得以通行。是謂之教。○辨其親疏之殺。如為之立五服。自斬衰至總麻之類。別其貴賤之等。如為之立君臣上下長幼之序。為之制度文為。如三千三百之儀。輕重疎密。各有等級之不同。為之開導禁止。如司徒教民以任。郵睦嫻之行。及糾民以不孝不弟之刑。因其材質之宜。制其取用之節。如教人春耕夏耘。秋斂冬藏。穿

牛鼻絡馬首之類

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

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性上聲去其所本無。背音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去聲○新安陳氏曰。所固有謂道。所本無謂私欲。所至難謂異端之空寂。所甚易謂



吾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  
 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眾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  
 為教矣陳氏曰釋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  
盡欲屏除了一歸於真空老氏以無為宗以道為超  
乎天地形器之外如云道在大極之先却是說未有  
天地萬物之初有箇虛空道理都與人物不相干涉  
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又曰老氏清虛厭事釋氏  
屏棄人事世儒或訓詁解析而理不明或詞章綴緝  
而義不通管商功利之徒雖做得事業亦只是權謀  
智術之私而非曾中義理去做皆非所謂教矣○西  
山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  
老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為教  
者真妄是非不辨而明矣附學部通辨或曰佛氏以  
空為性又以作用為性夫作用則有物而非空矣不  
自相牴牾乎曰此體用之說也真空者性之體也作

用者性之用也體用一原也故佛氏謂真空則能攝  
 眾有而應變又謂卽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明體用  
 一原也釋神會顯宗記謂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  
 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真空空而不無卽成  
 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真空卽清淨涅槃其言尤作  
 弄得來精與中庸大本達道之說相似矣○居業錄  
 曰釋氏是認精魂為性專一守此以為超脫輪迴緣  
 他當初只是未習靜坐屏思慮久了精神光彩其中  
 了無一物遂以為真空這道理只有這箇極玄極妙  
 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  
 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禪  
 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  
 乃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  
 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凡所動作任意為之以  
 為此卽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其猖狂  
 自恣者以此○朱子語錄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  
 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  
 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朱子文  
 道喜齋



集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用也聖人之脩仁義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日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則是舍

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

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朱子曰因其所

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因其所甚易是日用常行

合做底道理是不可已者非空守著這一箇物性新安陳氏曰學問思辨致知之事也持守推行力行

也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

而脩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曰率性脩道之

說不同孰為是邪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

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形向反各有條理者而言

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為而言也程子曰生之

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理天命

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又曰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

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是所謂道也此亦通

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

則為牛底性又不做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朱子

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未生時只可謂之

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

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

所謂在人曰性也程子說物物皆有箇道理即此

便是道循性者是循其理之自然道是性中分派

條理隨分派條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



體又為私意小知去聲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

中去聲下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為道

則所謂道者又在脩為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

扶又反又也後不及音者宜以意推之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

發見之意矣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格於蕞爾之形

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

遂至乎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

則何患乎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

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

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

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

也亦輕自斬至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

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

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朱子曰只是隨性去皆是

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

○潛室陳氏曰呂氏只就人性起蓋不見天地大化

故其說性說道說教皆不周普流通此朱子所以不

取附朱子語錄率性之謂道率字輕○呂與叔說循

性而行則謂之道伊川以為非是至其自言則曰循

牛之性則不為馬之性循馬之性則不為牛之性乃

知循性是循其理之自然耳○諸家多作行道人上

說以率性便作脩為非也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賦

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率人之性則為人之道率

牛之性則為牛之道非謂以人循之若謂以人循

之而後謂之道則人未循之前謂之無道可乎游

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

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廣平游氏曰天之命萬物者



份按循此脩之云云乃是就  
此者自脩說章句或問則以

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若出於人為則非道矣○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脩焉率之而已至於脩

道則程子養之以福脩而求復字之云却似未合子

思本文之意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為

生養之生却是脩道之謂教也下文始自云能者

養之以福不能敗以取禍又曰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

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獨其一條所謂循此脩之各得其分扶問

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為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

本文之意耳程子曰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

脩道為聖人立教於天下似  
更得教字本義

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子曰脩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程子以舜事明之○陵陽

李氏曰此又自其性之本然者而推言之所引論語雖非本文之意大率以為一

循其本然非私智所能與耳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

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

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為率性而行雖已中節

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

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脩道而立教

焉則為太繁複音而失本文之意耳藍田呂氏曰循

之雖無不中節者然以稟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能無小過小不及故品節之斯之



謂禮闕于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切切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侃侃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慮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過不及者改本又以時位不可以不脩此先王所以制禮

同為言似亦不親切也藍田呂氏改本云道之在人

於後世不可不備龜山楊氏曰臨川王○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

氏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使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曰王氏之言固為多病然此所云天使命之理是也

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真以為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為王氏之失不惟

似同浴而譏裸魯果程音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為

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為順性命之理文意亦

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音情為非性廣平游氏曰

衷于下民則天命也若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

之云也龜山楊氏曰天命之○曰然則呂游楊侯四

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

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

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



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上止於游稱其穎悟  
 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  
 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覈下革反其意而以此語  
 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後學  
 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  
 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  
 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

按此後皆主由教而入者  
 言至天地位萬物育則脩道  
 之教亦在其中

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  
 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  
 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  
 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慎其獨者所以言  
 隱微之閒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  
 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  
 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也蓋所謂道者  
 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  
 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



困勉錄曰可離非道章句舊本以外物貼之或問以人力私智貼之當兼用存疑是書本而義或問亦偏○份按存疑云是道便不可離可離便不是道章句舊本以外物貼之最切或問人力私智之所為似欠妥帖蓋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以道無時不在也外物所以可須臾離以外物亦有不用時也若是人力私智之所為便如何可離其所為之情狀是如何其可離處是

如何故曰未妥帖反不如舊本之善也愚謂存疑此說甚其分明不知困勉錄何故不取

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先側反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去聲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脩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三山陳氏曰君子保全之者正為其不可離而去之如饑食渴飲之不可無也○新安陳氏曰持守指戒謹恐懼○蒙引或問云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此治亂非就天下國家言治亂也事得其緒之謂理亂則不理也是以曰

用之閒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閒去聲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了音然心目之閒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閒去聲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形何反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份按以隱屬不親以微屬不  
聞說本廣平游氏恐只是互  
文耳其後饒雙峰竟據此分  
配轉生葛藤矣大全辨議游  
說最悖理朱子不當謂之為  
密此雖妄言然使當時不用  
此五筆更可關後人之口

曲禮曰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云云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朱子曰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  
有圖只是要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先戒懼耳○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只是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  
處正如防賊相似扶音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  
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閒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  
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  
己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  
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  
毫髮之閒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既  
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形旬反下於聲音容貌之

閒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  
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朱子曰隱微顯著未嘗有異

者至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是以君子既戒懼乎

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

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

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與

之閒去聲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去聲己遇人欲存天理

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

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

說約曰為己即尚綱章為己  
二字



入也。宋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陳氏曰此兩節是做工夫處。見得聖賢體道之功甚密。新安陳氏曰體道者以身任此道如文言所謂體仁。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不聲復邪。朱子文集答胡季隨書戒福邪。懼慎獨作兩事說則不害於

相通作一事說則重複矣不可分中却要見得不可不分處。且此書卒章潛雖伏

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朱子曰戒懼

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又就裏面別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陳氏曰潛雖伏矣一節中明首章謹獨意不愧屋漏一節中明首章戒懼不睹不聞意。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

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

程子曰要脩持他這大道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謹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



份按明人攻朱註者復以戒懼慎獨爲一謂不睹不聞是

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爲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朱子曰其之一字使見得是說已不睹不聞處。不睹不聞是提起大綱說。謹獨乃審其細微。方不睹不聞不

指人所不睹不聞即所謂獨。彼殆未嘗於其之一字致思也。

份按則便不是以上爲一條。此下別是一條而去其半如此割截恐未妥。檢語類便見份按戒懼與慎獨固是兩節工夫。但道也者三句終須另作一頭。不可以隱微二句作對。蓋此書最重道不可離意。觀末節章句云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下節則云不使至離道之遠。喜怒哀樂節則云以明道不可離。總註則以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句領起存養省察第十二章。則云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是則道也者三句自當另提出來。明矣。○淺說以不可須臾離作

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有所未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己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謹獨。只是一意。無分別。則便不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謹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也。○陳氏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句君子必慎其獨。對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句惟其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所以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惟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必慎其獨。○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邪。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



一頭統下文戒懼慎獨兩項  
與註因之似安

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

為隱微然不知理却其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而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藍田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之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為己而已○廣平游氏曰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知之不亦顯乎○龜山楊氏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為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問程子舉彈琴殺心處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是就己自知處言章句是合二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揜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

困勉錄曰呂氏舊本以過不及為離道極是而朱子以為未盡者蓋離道似當兼偏倚說方與下文不睹不聞相關○份按呂氏以過不及為離道固是但所謂過不及者專指異學及小人恐尚未盡蓋第二章至十一章其間或過或不及種種皆離道者也

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  
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則  
己必知之己既  
知則人必知之  
○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

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為離道則似未盡耳  
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  
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  
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  
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音扶所謂中者而遂執之  
以為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  
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



份按翼註曰可離非道句只以決其不可離耳可離者不是道既謂之道決不可離不可誤以非道二字作非理非義呂氏升道者云云似誤認非道二字矣  
份按朱子存齋記全本呂氏此條之說謂心既久則心

之為體心瞭然有見於參倚之間是歲朱子年二十九蓋朱子早年之學亦諒求心見心與禪學陸學頗相合後乃知其非而返於正也

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  
藍田呂氏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絕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惑也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不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朱子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二者也為主而下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其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  
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





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  
 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  
 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為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  
 離此百姓特曰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  
 聲下之別友必列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  
 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  
 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其為害將有不  
 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龜山楊氏曰夫  
 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  
 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

份按無適非道為得而離之  
 說近時嚶嚶談理學者猶不  
 免襲此謬解所謂我雖不明  
 不行道却未嘗頃刻離我離  
 道者至桀紂而止然道終未  
 嘗離桀紂是也蒙引云今人  
 多說做須與離道不得以不  
 得二字當不可二字愚謂只  
 當以不可還他蓋用不得二  
 字便說成道離人不得用不  
 可二字方見得人不可離乎  
 道而當從事戒懼慎獨之功

適而非道則鳥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  
 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  
 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也問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  
 行便是道竊謂手持足履未是道乎容恭足容重乃  
 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也明聽聽乃是道也或謂  
 不然其說云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  
 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審何如朱子曰  
 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日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  
 若便以為道是認欲為道也伊川云夏葛冬裘飢食  
 渴飲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些私吝心  
 字○衣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將物喚做道則  
 不可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  
 若除去一隻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為  
 道形而下為器就這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器則  
 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  
 道理而已飢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  
 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



份按黃氏洵說一條不必採人

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木搬柴之類一  
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行  
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  
說只認得行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  
得水。是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搬得  
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  
此。他都不理。是和。非。只認得這衣食作息。視聽舉履  
便是道。儒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道理。方是道。龜山  
云。伊尹之耕於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  
在是。如此。則世之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  
病。附錄黃氏洵說曰。而實相為體用。即是已發之中  
其於不偏不倚之體。未發之中。見於無過不及之用。  
其變無窮。即中庸而非平常矣。即經也。微涉微幸。又  
下一等人。昏蔽錯雜。就本性說。乖戾外逆。就所行說。  
學問思辨。知工夫。而益致其持守。行工夫。○曰。呂氏之書。今有二本子之  
所謂舊本則無疑矣。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

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為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  
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為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  
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  
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脩之別本也。陳公之序。  
蓋為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平叟。具以所聞  
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  
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  
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  
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胸



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  
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  
貌昔腴音臾肥也今瘠音夕瘦也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  
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况改本厭前之詳而有  
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  
於詞義之閒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  
之校音教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去聲從反七容  
容而自然  
精切者又不翅通作帝施智及砥砭音武夫石之次玉者之與美玉也  
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

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

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和中終之所至極有位皆不

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

攸當去聲下其當同方其未發渾然在中渾上聲後凡言渾然音同無所

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

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

份按或問於道也者二節云  
因論率性之道云此則云  
推本天命之性乃是互文不  
必泥也



份按朱子以氣質昏濁溺於私欲塊然如頑石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不中者即或問天理昧而大本不立之說也明李之人多疑朱子以不偏於喜怒哀樂為中彼放心之人當其寂然之頃亦自有如此者豈得謂之本然之中不知放心之人昧於天理而塊然如頑石其所謂大本已不能立則寂然之頃雖或不偏於

喜怒哀樂正朱子所謂未發之不中者此乃氣質昏濁私欲陷溺而然而要豈人之性也哉蓋論本然之中固當就天命之性言之不當就陷溺之後言之也

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

朱子曰未發時是那靜有箇體在裏了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或失其體則大本便昏了已發時是那動有許多用若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焉或失其用則達道便乖了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在我者或幾乎息矣附朱子文集答林擇之書未感物時若

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一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李先生曰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二朱子語錄喜怒哀樂未發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却是氣質昏濁為私欲所勝客來為主其未發時只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研不開發來便只是那乖底曰如此則昏時是他不察如何曰言察便是呂氏求中却是已發如伊川云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看來人逐日未發時少已發時多即然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

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靡幼反而行之每不違



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

陳氏

曰戒懼於不睹不聞時此則未發時工夫謹獨於隱微時此即已發時工夫非戒懼何以見其致中非謹

獨又何以為致和血脉相承如此○格菴趙氏曰愈嚴愈敬是自其未發之體面存養之愈精愈密是自

其已發之用而省察之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

極其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

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

矣朱子語錄問言陰陽動靜何也曰天高地動而

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

無閒去聲與歡聲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朱子曰

份按語錄問言陰陽動靜何也云與和則交感而萬物育句乃共是一條算流並採之四書通輯釋並去之大全却獨去此存彼竊謂此數語尤精何可刪也

感而萬物育矣○新安陳氏曰中者心之德吾之心通乎天地之心正則俱正矣吾氣順和之驗也以吾

之和氣感召天地之和氣順則俱順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

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新安陳氏曰山位育推其本於致中和故曰萬化之本原

自致中和極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妙用究極之惟大聖人能與於此乃聖人之能事降聖神一等而

論之由教而入者果能盡致中和之工夫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此也固有非始學

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如射者志於中的行者志於歸家

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

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

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



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陳氏曰：體用未嘗相離，有是體方有是用，有是用方有是體。朱子文集答呂伯恭書：一則為大本，一則為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為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之際，識得一分，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此事灼然分明，但二者常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

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卵殞，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樂記曰：胎生者不殞，而卵生者不殞。殞，音獨，內敗也。殞，呼壁况狄二反，裂也。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音扶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





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  
 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  
 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  
 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春秋戰國時之孔孟是也其不能者天  
 下雖治去聲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唐虞之  
 周之管蔡是也其開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  
朱子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黃氏曰如達而在上固是堯舜事業窮而在下只如在一鄉不擾便是一鄉萬物育在一家不擾便是一家萬物育  
 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為破碎

下

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  
 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  
 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  
 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  
 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  
去聲後凡言中節音同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通書中語乃舉中而  
 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也邪曰子  
 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  
 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筆列識



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

朱子曰中庸之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

不及者得名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北溪陳氏曰未發之中是就性上論已發之中是就事上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也

○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

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

而後書乃自以為未當

去聲下未當同

向非呂氏問之之審

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

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

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

為定也

藍田呂氏問曰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

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

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

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

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

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

不偏不倚為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為定論也

藍田呂氏

曰中即性也釋子曰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即天地中之為義自無過



不及而立名而指中為性可乎。○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停當當恰在其中開所謂獨立而不近四傍之心之體地之中也。朱子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之所以能無過不及也。○如喜而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怒哀樂亦然。故謂之和。○問程子曰中以狀性之體段猶天之圓地之方也。故謂天圓地方則可謂方圓足以盡天地則不可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則性也。愚意亦謂性與中一物耳。自天之所命則謂之性自四者之未發則謂之中。若如程子所論豈謂性是虛物中是著實些箇其不同或在此潛室陳氏曰四者未發當此境界即是人生而靜處故晦翁指此為性蓋發則為情非以中為性也。中只是狀其未發之時體段如此。若便以中為性則是稱圓為天稱方為地而可乎。呂氏又引允執

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藍田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者又曰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已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為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為是也。蘇氏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問呂氏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落。如之何。而可。程子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朱子曰。程子纔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曰。然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曰。眾人之心中。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筆列反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為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

份按朱子此條乃從未發已發說中截出也。自赤子之心至故謂未遠乎中。是解程子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之義。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之下。則繼之曰。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必中節矣。乃是以涵養未發為日用本領工夫也。今欲明程

扶音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赤子之心為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蘇子問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程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藍田呂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求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朱子曰。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謂未遠乎中。未發之中本體自然。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蘇氏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如何。程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子赤子之心之說止應在故  
謂未遠乎中句截住未發之  
中三句既是另說涵養且語  
勢方起正意在卜文豈得  
割裂在此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  
錄多失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  
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朱  
子曰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回見聞上去所以說  
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  
錄者之罪也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  
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  
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蘇氏問道中之時  
程子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有始得附朱  
子文集答呂子約書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  
見為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  
之有聽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為未

份按以坤卦為未發答呂子  
約書同此本條小註至靜之  
時云云是也但答張敬夫書  
則云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  
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  
天地之心程子養觀說亦然  
蓋又皆以復為未發與此不  
同而記論性答葉後則曰答  
敬夫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

發故程子以有思為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  
為未發則不可程子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易嘗  
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若必以未  
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其  
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心  
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  
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即  
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  
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三三所謂  
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  
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



君子之意而釋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常之予謂此乃易傳所謂無間可容息處夫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口知覺不昧則復矣玩此似謂坤復二卦皆可以言之○份又按朱子云濂溪與伊川說復字不同濂溪是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是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理只一般竊以此推之朱子之以復卦為未發是濂溪之就利貞說復字也其謂復卦之不得為未發是伊川之就元字頭說復字也道理只一般也

份按前說重在涵養此說兼重省察並錄之以見朱子立說之完備

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蘇氏問中是有時而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學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而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動上求靜云。曰固是然。最難。○朱子曰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此易卦為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為一說矣。故邵子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朱子語錄先生問銖曰伊川說善觀者却於已發之時觀之尋常看得此語如何。銖曰此語有病若只於已發處觀之恐無未發時存養工夫。

先生曰楊呂諸公說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伊川又說於已發處觀如此則是全無未發時放下底。今且四平著地放下要得不帖湛然無一毫思慮及至事物來時隨宜應接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喜怒哀樂過了此心湛然者還與未發時一般方是兩下工夫。若只於已發處觀則是已發了又去已發展轉多了一層銖曰此須是動靜兩下用工夫。主靜為本靜而存養方始動而精明曰只為諸公不曾說得靜中未發工夫如胡氏兄弟說得已發事太猛了。○正淳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知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推却成擔閣要知二其答動字靜字之問者可以交相助不叫交相待。

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



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去聲○或曰喜怒哀樂  
字。程子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  
是難處。學者莫若自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問某嘗思慮不  
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  
誠之本。須是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  
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  
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旒纒充耳。  
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  
旒音流。冕之前後垂者。難他口。及黃色是兩旁纒也。  
纒音曠。綿也。蓋以綿為纒。而其色黃。名曰旒纒也。○  
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不昧。或引程子語。纒  
有知覺便是動。為問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  
動。今未會者。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  
靜坐。便只是臨睡。○朱子語錄有聞見之理。在即是  
靜中。但有物。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

份按朱子舊說謂幾微之際  
 有覺焉便為已發而非寂  
 然之謂故曰人自嬰兒以至  
 老死雖語默動靜不同而其  
 體莫非已發則是以已發  
 之名優過未發之境也至其  
 七論乃因靜中有物之說而

知覺不昧為未發云

而設旒纒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  
 非以是為真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  
 曰履之有絢音幼以為行戒尊之有禁以為酒戒然初  
 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新安陳氏曰絢謂之拘  
以為行戒禁者承酒尊之  
器名禁者以為酒戒也  
 若使當祭之時真為旒纒  
 所塞先則友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  
 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  
 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  
 可疑者。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程子  
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纒



心於靜中無事時搜尋好貨

如色好名之根而拔去之使不復起夫既云未發如何又云搜尋程子曰既思即是已發搜尋豈不是已發乎且不

中庸

說弗字便不得也○朱子曰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故前旒黻纁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節無見聞也

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唯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幸其閒紕篇夷反漏顯

然尚可尋繹音亦以別筆列反其偽獨微言之溷音因沒者遂不復傳為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

屢空貨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音扶下同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

不陷而入浮屠者幾希矣幾平聲後凡言幾希庶幾音同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

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

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賢遍反後凡言發見音同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則又當敬以

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他得反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陟略反意推求而瞭

了音了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

中庸

適喜齋



一篇正痛言此弊又答潘子  
善云善簡戒謹恐懼四字已  
是厭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  
提撕亦與觀心說相發明夫  
呂氏李氏之曰求曰驗程朱  
猶謂其非而况陽明之所謂  
提撕者乎若欲除去病根亦  
只在動時隨事精察而力行  
靜時略綽提撕以存養即所  
以漸消其根周子所謂主靜  
程子所謂靜坐皆是此略綽  
提撕工夫此是致中下手著  
實處也

已不得而見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  
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  
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  
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  
然苦怪苦  
潰二反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根  
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  
紊亂音問援引乖刺郎葛反而不勝平聲其可疑也程子譏  
之以為不識大本豈不信哉藍田呂氏曰人莫不知  
之為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  
吾心果何為乎回也其庶乎屢空惟空然後可以見

乎中而容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  
意小知撓乎其間乃所謂空曰空然後見乎中實則  
不見也若子貢聚聞見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  
蓄有素所應有限雖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  
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  
心為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無毫  
髮之差然人應物不中節者常多其故何也由不得  
中而執之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義理不當或過  
或不及猶權度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銖兩  
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之理出於天道之自然非  
人私知所能為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朱子曰孟子乃是論心自度非是心度物○欲執喜  
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面  
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楊氏所  
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  
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



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此亦呂氏之失也其  
 曰其慟音同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  
 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  
 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  
 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  
 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  
 不怒之言以明之莊子庚桑楚篇云敬之而不喜侮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則是以為聖人方當喜  
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則是以為聖人方當喜  
 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

形凡所云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

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去聲否

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龜山楊氏曰但於喜怒哀

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焉能執之○又曰執而勿失無  
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  
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  
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於物因物而  
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  
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亦此意也若聖  
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也一人橫行於  
天下武王不必恥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  
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又曰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  
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矣附朱子語錄問  
呂氏所謂執楊氏所謂驗所謂體或問辨之已詳延





平却云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之時氣象為如何驗字莫亦有呂楊之失否曰他只是要於平日閒知得這箇又不是昏昏地都不管也○朱子文集答呂士瞻書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其於此兩句為如何後學未敢輕議○延平問答後錄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口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淳問延平欲於未發之時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

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

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神至反正作諡○二句出禮記郊特牲篇

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去聲則字而

尊其名死則諡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

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

音甫乃直以字而面命之况孔子爵不應平聲後凡言不應音同

諡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筆列反之則將謂之何



份按所以能時中者以有未  
發之中故章句推其本而兼  
不偏不倚言之然大旨實重  
在時中上故或問專就無過  
不及言之

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  
子則又當時眾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  
哉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朱子曰昔人未嘗諱其字  
程子云子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  
伊川亦嘗稱明道字○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  
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  
之正也中庸之理實自天命人性中來唯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戒  
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  
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  
也存疑或問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  
不常無所忌憚不與上戒謹恐懼對亦不是因無

份按輯釋載愚湖許氏疑呂  
柳本傳與胡廣事不類而引  
柳子厚祭呂溫文曰宗元幼  
雖好學晚未聞道泊乎獲友  
君子乃知適乎中庸蓋試問  
所以與廣並言之者以此此  
段最為要緊大令刪去殊為  
無識輯釋尚有數語論胡廣  
罪亦不可刪呂柳事實刪得  
更不成片段○份按小人無  
忌憚者甚多而獨斥三子者  
蓋以胡廣當時有天下中庸  
有胡公之語柳子厚有中庸

忌憚了方不中不常不中不  
常只是無忌憚故字輕看 ○曰小人之中庸王肅  
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  
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  
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  
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  
通矣漢書胡廣字伯始位至太傅性溫厚謹素常遜  
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  
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云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  
庸有胡公○唐書呂溫字和叔一字伯光從陸贄治  
春秋貞元末擢進士第後進戶部員外郎藻翰精富  
一時推讓性險躁譎詭奸利妄言宰相李吉甫陰事  
憲宗貶均州再貶道州後徙衡州○柳宗元字子厚  
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推仰第進士博



可以入堯舜之道論其祭呂  
衡州復有獲友君子乃知道  
於中庸之語則呂與柳平日  
必皆自以為知中庸而居之  
不疑者是以獨舉三子為言  
也

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遭貶柳州刺史附蒙引柳宗  
元嘗有中庸可以入堯舜之道之論蓋自以為知中  
庸矣而不知中庸乃堯舜之道所歸宿處非堯舜之  
道由此而人也然則其所謂中庸亦胡廣之中庸耳  
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  
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  
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筆列君子小人之趨向未  
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方  
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  
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  
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為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

增程子從之亦不為無所據而臆決也

程子曰小人更有甚中庸

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意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

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

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

呂氏曰君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達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反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



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平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赦者也。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期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為民

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期月守者不同。文意

益明白矣。宋子曰。民鮮能久。緣下文有不能期月守之說。故說者以為久於其道之久。細考二

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只合依論語說。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

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

著於此。則其次第行。音杭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

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音燭讀者先

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

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

篇之旨矣。陳氏日子思此書分章亦有次序。皆是相



中庸之要法。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

所記。蓋不能無差繆。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

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程子曰。中庸之為德。民不可

也。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諸家之

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

者。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諷誦期

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藍田呂氏

天下之所共知。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

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唯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

困勉錄曰。呂氏厭常喜新之說。鮮能二字。內亦包得。若以解本文。久字則謬。

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

日月至焉者。有三。不違者。皆德之不可久者也。若

至於誠。則不思不勉。至於常。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

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疎闊

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

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河東侯氏曰。民不能識中。故

履無非中者。故能久。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

能久矣之意也。三山陳氏曰。惟鮮能中庸者。久故知

曰。知聲。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

份按三山此說似倒置了。宜云。惟知愚賢不肖各隨氣稟之偏。而失故鮮能中庸者。久蓋此章乃是推原民所以鮮能之故也。



份按大全辨謂若說知之過者唯知之務而以道為不足行則是智者之知亦有時合道特行未盡耳不知既云知之過則所謂唯知是務者正足知之誤處君子所不必知者也烏得謂之合道乎

中庸大全

讀本

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

朱子曰此正曰測度待洛深微揣楚委摩事變能知分明交互說

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去聲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褻淺

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去聲

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

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去聲驚世駭

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

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

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

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朱子文集答張敬

夫書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

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為不足行以為不必知不

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

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閒

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

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陳氏

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曰人

莫不飲食是人閒日用不可闕處在人鮮能知其味

譬如道乃天之命於我性之所固有底不可以須臾

離是人不求知之所以

適喜齋



份按三山此條竟遺却不及  
邊語類有一條亦說如舜  
之大知則知之不過如同之  
賢則行之不過然本條小注  
即云好問好察非知者之過  
執兩用中非愚者之不及擇  
乎中庸非賢者之過服膺弗  
失非不肖者之不及可見兼  
說為愛○許東陽謂愚者不肖  
者易見不足論惟知者知之  
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  
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  
故以舜回之事明之此亦可  
備一說然畢竟兼說為愛  
兩勉錄曰問察隱揚似亦非  
愚者所及執兩用中似亦非

知者所及通說為是然或問  
却分明又曰愚意上下兩截  
似各有無過不及在○仇滄  
柱曰或問以問察隱揚為非  
知之過以執兩用中為非愚  
之不及今按問察二句亦兼  
無不及意執兩二句亦兼無  
過其意方足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夫聲下文之知何也曰此亦承

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

陳氏曰上章既歎道之不行此章遂以道之行者明之知者過之又鮮能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若舜

之大知知而不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

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

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

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藍田呂氏曰兩端過與不

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龜山楊氏曰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程子以為執

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

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

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

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

之至當去聲然後有以知夫音扶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

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為過

不及而不可行哉蘇氏問舜執其兩端註以為過不

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猶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虛應耳

或以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份按擇乎中庸非賢者之過  
服膺弗失非不肖之不及似  
亦當通說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  
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  
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  
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為知去聲也歟曰諸說如何  
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  
本意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張子曰顏子未至聖人  
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  
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唯呂氏之論顏子有  
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  
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

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  
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克角反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正忍

反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

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藍田呂氏曰如顏子者可謂  
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

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  
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  
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  
恍惚在前後而不可為象求  
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  
則二矣其務為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

矣哉河東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此云擇者  
如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勉而中思而得者也



故曰擇  
乎中庸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  
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  
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  
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七恭反容而中節也若曰中  
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  
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  
閒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  
雖若甚易去聲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

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為絕學無為而楊氏亦謂有  
能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  
其所無事焉夫音扶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  
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為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  
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  
殊不可曉也已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廣平游氏曰其斯以為舜則絕學無為矣  
新安陳氏曰楊氏之說或問中已可見茲不重出餘見下章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  
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

中庸大全

端喜齋



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上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三山曰：南北之強，雖不同，要之皆偏耳。至於汝子路好去之所當強者，此則義理之強，得強之中矣。子路好去，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上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

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者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僵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問言中立而無如何，是無依。朱子曰：中立最難，譬如一物直立於此，中間無所依著，久之必倒去。問若要直立得住，須用強矯。曰：大故要強立。○潛室陳氏曰：中立者，四邊虛則立不住，易得求倚。唯強有力者，不假倚自然中立。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為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強為矯，哉之強與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為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為未然耳。藍田呂氏曰：矯之為言，猶



揉木也。木之性能曲，能直，將使成材而為器，故曲者直者皆在所矯。人之才有過，有不及，將使合乎中庸，則過與不及皆在所矯。○河東侯氏曰：南方之強，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君子居之；北方之強，子路之強似之，故曰而強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為強，故曰強哉矯。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為僚。音素，嚮也。

○呂氏曰：素讀如僚，鄉之僚，猶素其位之素也。固有未安，唯其舊說有謂無

德而隱為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

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

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虛今反

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為索，顏氏又釋之以為求。

困勉錄曰：游氏未免有念之云，似亦與依字意切，或問譏其非儒者之言，恐太過。

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

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

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

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廣平游氏曰：遁世不見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

見，所謂費而隱也。通考：趙氏惠曰：韻書費字在八未者，芳味切，註散財用也。其音如論

語惠而不費之費，又同韻及六至所收二費字，悲位切。乃魯邑名及姓，如固而費及費惠公之費，若費隱之費，則當讀如惠而不費之費。蓋費者散也，散乃廣之義。故朱子釋以用之廣者，正如財用之散是費有



廣之義又有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

用之義焉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

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

而可知得而行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

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

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敷救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

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

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

猶有憾也夫扶音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

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

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

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

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

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去聲乎此而

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

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

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

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

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



份按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四句見語類自為一條自夫婦則情意密云云以下乃徐居甫問語而朱子答之曰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今以居甫問語繫之朱子而刪去朱子之言過矣竊玩朱子二語說得書旨最為分明與其以語類四句冠於居甫問語之前而并為一條易若存此二語之為當乎此條釋無之編大全者曠林亦可歎○份按朱子謂

造端乎夫婦本只是說至近處蓋猶言造端乎卑邇云爾十三章或問所謂夫婦所能知能行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是也此章或問乾坤咸恆關雎釐降之說即似此推說亦好之謂也學者勿以此作主而苦於夫婦寬解也時解謂天地大夫婦夫婦小天地皆非本旨也

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恆胡登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陵之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朱子曰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隱幽之處倘爭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慎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附黃氏曰抄思意造端乎夫婦即指夫婦之愚不肖能知能行者而言非指問門正始而言察乎天地即指造化流行上下各適其適顯然可見○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為夷惠之徒既已失之張子曰聖

人若夷惠之徒亦未知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入於偏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淆音肴混濁也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去聲則又析其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憾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



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

已不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耶潛室陳氏曰使所謂隱者而聖

人不知不能則聖人亦不足貴矣謂小而莫能破者為隱則小之為義非奧妙之謂也謂之費而隱者費

中有隱非費之外別有隱也○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

喫緊為人處緊居忍反為去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

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

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

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

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能者亦

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

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

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

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

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互居登反古互今雖未嘗有一毫

之空去聲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賢遍反諸日用

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

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



份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  
以下乃董叔重問語若見得  
破乃朱子答語然皆不全蓋  
叔重舉舊說及新說為問而  
謂舊說誠不若今說之實朱  
子答之曰舊說固好似涉安  
詳然後接若見得破云云若  
其載之方能盡其本末又按  
較峰一條白程子所引必有  
事焉以下至乃指此心之存  
上處全用叔重問語若不欲

兩存寧備載並語於前而於  
方氏一條直云或問舊說及  
今說不同如何似詳略兩得  
其宜矣

份按蒙引主新說存疑主舊  
說並存之以備參考○朱子

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牛代云爾非必

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

也程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子

思開示學者切要之語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其意亦猶是也有得於此者樂則生生則烏可

已也無得於心者役役於見聞知思為機變之巧而

已○朱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

主處活潑潑地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

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開息然在人而見

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

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耳若見

得破則即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較峯方氏

曰或問中舊說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

句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

著之意其曰必曰勿者非有人以必之勿之蓋謂有

主張是者而實未嘗有所為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有主處直謂必此心之存

而後有以自覺二說不同如何曰程子必有事焉謂

鳶魚之飛躍必非有心著意也活潑潑地是指天理呈

露處此朱子舊說之意就鳶魚上言今說却就看鳶

魚之人上言謂就費視隱必自存其心則道理躍如

矣朱子謂只從這裏收一收這箇便在朱子兩說皆

精但前說恐人無下手處故改從後說之實附蒙引

鳶魚飛躍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是自外面者

言之謂其有以洞見夫道體之妙也其與必有事焉

而勿正云云之意同活潑潑地又是就吾心內言之

謂心存則道存而自有以洞見道體之妙也非必仰

而視夫鳶之飛俯而觀夫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

蓋雖有鳶飛魚躍之天機而無必有事焉之心則道

體之妙雖勃勃於目前其如吾之憤憤不了何此程

子所以合子思孟子之言而衍為活潑潑地之論也

精矣哉○存疑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自此推之日月

星辰風雨雷露一鳶之飛也水火土石山川動植一

讀本

適喜齋



舊說新說各主一意困勉錄  
謂其並非一意非是

中庸卷之五

讀本

魚之躍也。自人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食息。幽而暗室屋漏。顯而宗廟朝廷。亦一鳶魚之飛躍也。自此章言之。夫婦之能知能行。此鳶魚也。聖人天地之不知不能。此鳶魚也。此理流行天地間。真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亦無滯礙。堯之則天。以此則也。舜之無為而治。以此治也。周公之制禮作樂。以此制作也。夫子之一貫貫此也。顏子之箴瓢樂此也。點之瑟見此也。孟子之必有事。程子之主敬。所以求乎此也。但人蔽於私欲。而不自覺爾。私欲淨盡。則天理流行。而無滯礙。鳶魚之化在我矣。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去聲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

份按朱子後說謂心存乃能  
見道故重在必有事上

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潛室陳氏曰。今做工夫。人心不曾放去。又多失於迫切。不做工夫。夫人心裏自在。又却都沒一事。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邪。曰。此但俚里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况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音扶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

中庸卷之五

音

遊喜齋



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  
 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問引君臣父子  
為言此吾儒之所以異於佛者如何朱子曰鳶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亦言其發見但渠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理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鳶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藍田呂氏曰此以上論中此以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

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為至道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去聲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上蔡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





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而更有天，下而更有地。若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子思之意，言上下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

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為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為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為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

生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

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

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馯乘、張若、謏、場、涉、友、一音習、朋、前、馬、昆、閼、滑稽、後、車、滑、音、骨、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七聖者，方明、一昌、寓、二張、若、三謏、朋、四昆、閼、五滑稽、六及黃帝也。此六名皆寓言，迷謂迷失具茨之道。○廣平游氏曰：唯費也，則良知良能所自出，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而能行焉。唯隱也，則非有思者所可知，非有為者所可能。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蓋聖人者，德之成而業之大也。過此以往，則神矣。無方也，不可知無體也，不可能。此七聖皆迷之地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蓋事父母之心，雖夫婦之愚，不肖亦與有焉。及其至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則雖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此。此中

楊氏以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為聖人不知不能，以祈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為





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  
 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  
 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  
 字又皆非經文之正意也龜山楊氏曰自可欲之善  
 至於充實光輝之大致知  
 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神則非智力  
 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耳故及  
 所不知不能焉○祈寒暑雨之變其機自爾雖天地  
 之大不能易其節也夫道之不可能者如是而人雖  
 猶有憾焉道固自若也又曰為飛魚  
 躍非夫體物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大抵此章若從  
 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為隱則其為說之弊必至於  
 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

飛揚眩音務迷惑而無所底止底音旨致也子

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唯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

為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

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

深論也新安陳氏曰侯氏說已見章句但其間未有  
 又如聖而不可知之神之語蓋侯氏亦以此

為聖人所不知之事實則非也  
 朱子於章句已刪去此語矣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道還  
 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  
 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



中庸大全 卷之二  
讀本  
得爲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而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

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





庸言庸行之閒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音而以父君兄之四

字為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去聲

哉宋子曰此處主意立文與大學絮矩一章相似人多誤讀○黃氏曰或以所求乎臣一句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土者多稱君其

下皆稱臣凡卑之於尊僕隸之於主便有臣義○曰

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

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

矛莫侯反兵器建一盾食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終不相謀而牽

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

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

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

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己乃忠恕之所以

名而正為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

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

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

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

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餘說雖多大概放上聲

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為得失自可見矣程子說詳見論語吾



道一貫章集註○朱子曰論語忠恕名義自合依子  
 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  
 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  
 級分明○慶源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忠恕也  
 動以天者聖人之忠恕也○曾子一貫之忠恕雖借學  
 者之事而言其所以異者只是動以天耳所謂動以  
 天耳者蓋於己上已前盡了不待推而自然及物也  
 如所謂以己及物仁也此則夫子之一貫所謂動以  
 天也○陳氏曰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學者  
 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之忠恕  
 聖人忠恕是天道○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  
 學者忠恕是人道○**非背**音佩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  
 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去聲為之說之過也夫音扶齊  
 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

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  
 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  
 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賢遍反諸  
 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  
 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去聲不然則求之愈遠  
 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  
 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  
 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



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為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

恕初不相離去聲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

以為猶形影者意可見矣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

忠恕猶形影也無今析為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

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

上為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

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為去聲

為同言之而非正為忠恕發也朱子曰忠恕只是一件

與恕不可相離一步陳氏曰大概忠恕只是一物

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蓋存於中者既忠則發出

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必不

分真實故發出忠的心便是恕的事做成恕的事便

是忠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

俱生之語若未瑩紫定反耳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

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能也聖人之心則

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眾堯舜實病諸

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於無窮方為博施然安得若

是脩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之欲得人人如此

亦安得如此又曰虛者仁之原呂氏改本太略不盡

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

以下為未盡善藍田呂氏曰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



及則有天人之分。內外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為道也。歟。執斧之柄。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柯猶在外。睨而視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己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睨視之。勞而自得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也。其治衆人也。以衆人之所及。知責其所知。以衆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改而後止。不厚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者。其治己也。以求乎人者。及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朋友。皆衆人之所能。盡人倫之至。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瞽瞍。庶豫者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弟。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顧言。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

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為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



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者，蓋爲去聲此也。如此然後屬音燭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爲得其文意也。廣平游氏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謝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顧行矣。

氏侯氏所論去聲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上蔡謝氏曰以

天地之理觀之，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知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河東侯氏曰：忠恕一也，性分不同，夫子聖人也，故不待推。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忍，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戶臘反闢毗亦反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音煩，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忍耳。其曰不忍，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枝支義反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忍，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爲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





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為人者。既以忮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為天地者。反效其所為。以自已其於鳥穆之命也。豈不誤哉。王蔡謝氏曰。程子云。天地之恕。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恕。或言天地何故亦有不恕。曰。天地因人者也。若不因人。何故人能與天地為一。故有意必。罔我則與天地不相似。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己忘物。則為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廣平游氏曰。夫道一以貫之。無物我之間。既曰忠恕。則已違道矣。然忠以

盡己。則將以至忘己也。恕以盡物。則將以至忘物也。則善為道者。莫近焉。故雖違而不遠矣。楊氏又謂。以人為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為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為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為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為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為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為道者。反為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為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





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為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毫釐

反之差而已也龜山楊氏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豈嘗離人哉人而為道與之二

矣道之所以遠執柯以伐柯與柯二矣為道之譬也

睨而視之猶以為遠為道而遠人之譬也執柯以伐柯其取譬可謂近矣睨而視之猶且以為遠况不能以近取譬乎則其違道可知矣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以人治人仁之也改而止不為已甚也蓋道一而已仁是也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則道其在是矣

然則道終不可為乎曰自道言之則執柯伐柯猶以為遠也自求仁言之則唯忠恕莫近焉故又言之以示進為之方庶乎

學者可與人德矣侯氏固多疎闊其引顏子樂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

為若止謂恕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

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河東侯氏曰為道如言顏子樂道同又曰

父子之仁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兄弟亦仁也朋友亦義也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恕已以及人則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乎

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音而輒為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

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

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此評橫浦張氏子韶之說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

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為切至張子曰責己者當知



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非人。學呂氏說之至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只說不充人一句。

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慤友克角實而

有餘味也。藍田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

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媚。不以道之也。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

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

我以吾仁。彼以其齒。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從。則

非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休

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日之幸。得之則貪為己力。不得則

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之不中。由吾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

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己。行有不得。亦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游氏說

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藍田游

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

不能然也。及其為天子。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飯糗袵衣。其位雖

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人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

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

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蓋君

子惟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

中庸

卷之六

中庸

困勉錄曰。游氏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一句是矣。而又曰。若其素然也。則亦看素。若素來之素矣。稍誤。



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為不願乎外。

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微。

幸之謂也。龜山楊氏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無出位之思，素其位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何願乎外之有？故能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居易以俟命，行其所無事也。行險以微幸，不受命者也。詭遇而得禽者，蓋有焉。君子不為也。

射有似乎君子者，射以容節，比於禮樂為善。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射而失正鵠者，未能審固也。如射者豈他求哉？反而求諸吾身，以正吾志而已。此君子居易之道也。世之行險以微幸者，一有失焉，益思所以詭遇也。則異於是矣。附纂黃氏洵饒曰：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行險微幸，乃全是不好。

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去聲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音義與附同著其說。

而指意乖刺。郎葛反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僧總老嘗

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是得箇甚？或者無以對。河東侯氏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為釋氏用。在吾儒為不成說話，既曰默識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今人見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人於道猶是也。庸言之信，庸言之謹，是自得也。豈可名為所得所識之事也。

但侯氏所以自為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真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





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為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藍田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行遠登高者，謂孝子莫大乎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始。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

困勉錄曰：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盛也。然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曰：氣嘯吸出入者也。耳

子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宰我問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或問引之，朱子曰：夫子答宰我鬼神說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人死時，魂氣歸於天，精魄歸於地，所以古人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又問其氣發揚於上，至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則煙只管騰上去。○新安陳氏曰：又一條釋昭明焄蒿悽愴已見本章章句下。

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嘯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問：陽魂為神，陰魄為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嘯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



目之精明為魄。朱子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又曰：目鼻噓吸以氣，言耳目之精明以血。言然則神可謂是氣之靈，鬼不謂是氣之靈乎？曰：不然。所謂形與血者，亦指形而內之氣言，非指形而血也。蓋統言之，則目鼻之噓吸與充乎形血之內者，皆氣也。分言之，則目鼻之噓吸者為氣，充乎形血之內者，但謂之形血，舉外以見內也。

中庸卷之五

宋子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而良能是其靈處。○目鼻噓吸以氣，言目之精明以血言也。耳之精明亦何故以血言？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為魂，血為魄。○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宋子語錄發見處皆屬陽，是神氣定處皆屬陰。是魄知處是神記事處是魄。○問：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宋子文集梁文叔問：體魄既是一物，不知魂氣亦為二物否？曰：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答陳安卿書：王丞說魂即是氣，魄即是體，却不是。須知魂是氣之神，魄是體之神。月之不受日光處，其魄也。故十六以後謂之生魄，其受日光處，則其陽氣之明也。故初三以後謂之生明。○答董叔重書：既生魄，陽曰魂，謂纔有魄便有魂。白初受胞胎時，已具足矣。不可謂漸有所知，然後為魄也。○裸學辨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為

讀本

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游者神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北溪四書字義：目鼻耳目是氣，那靈活處便是魂。耳曰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是魄。○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淮南子曰：陽神為魂，陰神為魄。魂二字正猶精神二字，神即是魂，精即是魄。魂屬陽，魄屬陰。為鬼。程子張子○讀書錄：靜中之識曰：魄動中之靈曰：魂。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為徂往也。

中庸卷之五

七

適喜齋



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

書舜典云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朱子曰周禮言

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來又問子思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盡精神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魂者陽之神魄者鬼之神見淮南子註○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魂歸於天魄降於地而人死矣○陳氏曰鬼神之義甚博程子就陰陽二字發用之迹顯然可見者言之張子亦言二氣自然能如此大綱只是往來屈伸之謂耳○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為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概不過如此○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

○張氏存中曰禮記祭義篇之說朱子已及之易大

傳即繫辭也或問所引已明此皆不重出附朱子文

集梁文叔問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曰鬼神

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

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為主

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讀書錄鬼

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

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

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

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子宋以言亦各得

其義焉新安陳氏曰錯綜以言即朱子神學者熟玩

而精察之葉氏曰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

身自父母成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晝如謝氏所



份按。下既全載謝氏語。此處便宜刪去。若載在此處。則下文全載處。當如輯釋刪此數語。

中庸大全 卷之五

讀本

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王蔡謝氏曰。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

曰諸說如何。曰呂氏藍田呂氏曰。鬼神者。二氣

推本張子之說。尤為詳備。之往來。爾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為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乘閒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

但改本有所屈者。不忘一

句。乃形潰及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張子曰。形潰及原。及原者。其遊魂為變歟。○藍田呂氏曰。在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附輯釋。吳伯章曰。及原。則遊魂復為精氣。非變之義矣。故程子譏之。

而程子數辨其非東

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

類可考也。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

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

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閒元不斷續。陽以復生。物極

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

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

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

既斃之形。既反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閒闔往

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

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

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

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

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格菴趙氏曰。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謂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閒。只有許多氣。來去去。其輪迴。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之說。而非理之本然也。

中庸大全 卷之五

三

適喜齋



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

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

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

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神。聖人所以

神明之也。○或問：死生之說如何？曰：人死時氣盡也。

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

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

尋討看，此便是答的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

是天地閒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人思議始得。講

說不濟事。又問曰：沈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

自家看破始得。張九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九所知事

皆能言之。元一日方與道十圍棋，又自外來，道士將

一把碁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如紫

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

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

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

於萃與渙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

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

得曰：如此說，即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

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口皆是

為他。是天地閒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朱

子曰：歸根本。老子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會動？此性只

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而入此亦不是自

往而復歸。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

無了。豈是這月飛上天去，歸那月？又如這花落，便無

這花了。豈是這枝上那裏游楊之說，皆有不可曉者。

游氏曰：道無不在，鬼神其道之妙用也。其德固不盛

歟？夫欲知鬼神之德者，反求諸其心而已。神將來舍

則是神之格思也。若正心以度之，則乖矣。所謂不可

度思也，正心度之，猶不可。又况得而忘之乎？所謂不

可射思也，不可度，故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射，故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夫微之顯，如此以其誠之不可

揜也，誠則物物皆彰矣。故不可揜，微之顯者，其理也。

誠之不可揜，以其德言也。○龜山楊氏曰：鬼神之德

道喜齋



唯誠而已誠無幽明之間故其不可揜如此夫不誠則無物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尚何顯之有知此其知鬼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

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龜山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

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

德則誠也按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

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之德所

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一物而別為鬼神

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

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

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

音扶○河東侯氏曰只是鬼神非誠也經不曰鬼神

而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鬼神之德誠也易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鬼神亦器也形而

下者也學者心得之可也○問鬼神之德如何朱子

曰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為

一物其德自為德侯氏解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

而下者鬼神之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不

成說中庸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雙峯

饒氏曰鬼神之為德與中庸之為德

語意一般所謂德指鬼神而言也曰子之以幹事

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為也故鬼

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物之體

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



份按凡是有這鬼神了凡字  
語類作乃字文義方醒當改

正

份按或問及小註朱子之說  
分明如此可見是有體之者  
而後有是物也輯釋體物而  
不可遺章句下小註亦載朱  
子有這鬼神方有這物之說  
編大全者以其與或問小註  
相類遂爾刪去却混入呂子  
約問語曰為朱子之說遂致  
貽誤至今○語類云問體物  
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  
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  
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  
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有  
這鬼神了方有此物云云須  
全載其語更覺分明  
份按嘉樂詩下章又願其子  
孫之多且賢朱子謂此意具

好要亦此理之常然則文王  
之得武周孔子之得子思乃  
其常理而堯舜之子不肖則  
非常理也

中庸大全 卷之二

耳。朱子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凡是有這鬼  
也。物將鬼神做主。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  
將物做實方看得出。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  
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程子曰

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  
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  
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  
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忒。天命不可易也。然  
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  
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張子曰。德不  
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  
天命。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  
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  
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藍田呂氏曰。天命之

所屬。莫踰於大德。至於祿位名壽之皆極。則人事至  
矣。天命申矣。天之萬物。其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  
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末必盛茂。  
植之不固者。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於人事。則得  
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  
之。傾者覆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又有  
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保佑之中。之  
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栽者培之之義  
與。又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楊氏所辨孔子不

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

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

楊氏曰。孔子當襄周之時。猶木之生。非其地也。雖其  
雨露之滋。而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則是濯濯然也。  
豈足怪哉。○河東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此所  
謂必得者。先天而天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亦德為

中庸大全 卷之二

適喜齋



聖人也。而不得者。後天而奉天時也。必得者。聖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至於顏跖。音隻與孟子聽壽天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他談之言。以為顏子雖天而不亡者。存則反為行。延面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龜山楊氏曰顏跖之壽天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顏雖天而不亡者猶在

物按培覆之理朱子以氣之附著言是正解蒙引以方以類聚言是旁意

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為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為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為栽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汨之哉。音骨氏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非謂如孔子者也。孔子德為聖人。其名與祿壽孰禦焉。固以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歉於人爵哉。附蒙引。天道福善禍淫。此理究竟如何。蓋天地之氣有一陰一陽。一善一惡。人之所為。亦有一陰一陽。一善一惡。方以類聚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人之所為。好則

適喜齋



天地好氣自與他相奏聚。若不好則那不好。底氣亦自與他相奏聚。○存疑楊龜山之論顏子雖天而不亡者猶云死而不朽。沒而有光。爾未必如或問所駁。侯氏天於孔子固已培之之論。亦是充類之言。朱子非之過於奇也。以此見得解經須平實不可險怪。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

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藍田呂氏曰期

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

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為父為母適孫為祖為長子為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為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為三年之喪。但為父為夫屈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則包后亦為三年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為昭子為穆。父親也。親者邇。則不可不別也。祖為昭孫亦為昭。祖為穆孫亦為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為王。父子不可以為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祔於皇祖考。女祔於皇祖妣。婦祔於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此昭穆之別於祔者。也有事於太廟。子孫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



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為宗而詔相，孰可以為祝而視嘏，孰可以裸饋獻，孰可以執籩豆。至於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為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以行旅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為之序也。祭則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尊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閒，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龜山楊氏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也。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玉

帛交神明也。裸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祿，則玉帛尊於鬯也。故太宰贊之。鬯則大宗伯蒞之。裸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醑尸之獻，下逮羣有司，更為獻酬。此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既終而以燕毛為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尚德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尚恩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况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况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閑之奠，是也。事亡如事存，若齊必見其所祭者，是也。游氏

引泰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

教。廣平游氏曰：武王為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仍稱其祖為太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王



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幸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會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昧天理乎且武王觀政於商而須假之五年非爲也使紂一日有峻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然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歐陽氏曰孔子曰三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伯夷叔齊讓國而去顧天下皆不可歸往歸西伯當是時紂雖

份按三蘇文論管仲處並無辨文王不稱王之語

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彼二子者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是以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則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格菴趙氏曰按眉山二蘇氏說與歐陽氏殊不同朱子所引未知何蘇氏也當考附纂蘇氏本三蘇文論管仲處說東坡集周公論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葛藟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爲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



份按呂氏以郊社之禮為立  
天下之大本宗廟之禮為正  
天下之大經正不必如此分  
朱子亦以為呂說不若游說  
之周密也

份按蒙引謂游氏聖人饗帝  
孝子饗親之說只是誠無不  
格意尚欠理無不明一邊今  
觀游說却先之以非精義不  
足究其說似已有理無不明  
意矣

於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山此觀之則  
是武王不敢一日安尊其先君而先於文王之曰王  
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  
厥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

之亦表裏之說也

藍田呂氏曰事上帝者所以立天  
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

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謹而不  
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為不如是則不足  
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廣平游氏曰祭  
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  
義蓋惟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  
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  
通乎神明而神祇祀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曰昭穆之昭世讀為  
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

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

晉避司然  
馬昭諱然

禮書亦有作召

與韶同音

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為

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

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

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

余六反

以為外為都宮太

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

孫毓曰宗廟之制  
外為都宮內各有

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

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

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



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

朱子文集一世各

為一廟廟有門有堂有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而有牆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

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

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

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

音挑○朱子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之於夾室

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

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

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

朱子文集古人廟堂南向室

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也主既在西壁下

即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羣昭羣穆皆升合食

於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東向自如羣昭南向羣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

向之位者為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

南向者取其向

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

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

合祭也則北為

昭而南為穆也。

通考趙氏息曰按三禮辨云宗廟昭穆或問之說詳矣但謂祫於太廟室中則羣昭羣穆之主皆入列於牖下則小誤耳逸禘祫禮昭穆各用一尸蓋周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使南北相向各列牖下假以宣王考室之時言之后稷東向先公不啻以下十一尸先王太

份按禮器云周旅酬六尸孔疏云后稷在室西壁東向為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饗之東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然大祫多主而惟云六尸者先儒與



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今此條乃有不啻以下十一尸太王以下十三尸之說何也  
 份按禮書此條乃水之鄭康成其原文有鄭氏禘祫志云六字今為編此書刪去太王王季以上遷主於后稷之廟遷主上有祭字此書又落去武王亦居室之與東而下有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南而十三字此書亦落去又按其實太祖廟三尸也句乃禮書不註其原文云逸禮稱二尸者據文武之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其實太祖廟三尸也今此書刪去上三句又升為正文而繫之昭尸共一之下則上下文義不相貫矣至其上下文坐位與祫祭

王以下十三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二十六豆籩九俎八簋六鉶及尸與主賓獻酬之地蓋比明堂三倍之廣而二十餘尸各十一獻又有三酬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愚因李氏之說而攷之陳祥道禮書言禘祭之禮太王王季以上遷主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實太祖廟三尸也其五齊自體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外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祫尊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祫獻用兩象尊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面餘尸主如室中之左右也合祭時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釋祭則同一

同坐字乃座字之訛酒外三酒外字乃亦字之訛祫獻用兩象尊祫字乃再字之訛合祭時祭字乃樂字之訛四代之樂上又落去作字編書者草率至此真怪絕也  
 份按禮書本鄭氏說以禘小於祫而謂祫備五齊三酒祫惟四齊祫用六代之樂祫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皆非是  
 份按鄭氏所謂籩豆簋簠之殺本指禘禮而言謂禘小於祫故祫備禮而禘從殺也今趙氏乃并以此言祫祭是則宗廟大祭禮俱從殺也殊失鄭氏本旨矣

日愚因鄭說推之禘之迎主不迎主固未可知若謂昭穆各用一尸以及禮文之殺恐亦或然故杜預云逸禮祫於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以此言之則祫祭之羣昭羣穆雖多昭一尸穆一尸而已合七廟之主而言則九尸合五廟之主而言則七尸既不備則籩豆簋簠之殺恐亦當如鄭氏之說也李氏云尸各十一獻此因賈公彥之說也賈曰祫有十二獻禘九獻祫之十二獻此必因少牢饋食禮尸有十二獻而言禮器云一獻質再獻文五獻祭七獻神七獻祭先公此語可招者以此例之則先王或是九獻若曰十二獻者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既醑尸畢然後長兄弟洗觚為加爵獻用爵加用觚加在獻數之外加爵之時籩人加籩之實醢人加醢之實以此推之則亦恐九獻之後必子姪兄弟羣昭羣穆分之於理亦順則無妨於一日所行矣

**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



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

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附昭之南廟矣三

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穆之南廟矣昭者

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朱子曰遷毀之

穆常為穆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此所以祔必以

班附纂黃氏洵饒曰尸必以孫朱子曰儀禮所謂以

於祖父是也○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而子孫

之列亦以為序禮記祭統篇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

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

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

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

之紛紛哉格菴趙氏曰后稷至文武十五六世文王

文王之子也武王於廟次為昭故謂其子為昭管蔡邲霍者

應韓者武王之子也附陳氏禮書宗廟有迭昭穆

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言太王之昭王季之穆又

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冢

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此葬

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



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昭在右。始死者昭，則毀廟始死。者穆，則毀廟。昭與昭為列，而無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為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也。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

附朱子文集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必大禘而會於一

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

而無所易。朱子曰：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

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

唯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附纂黃居王季之處也。

曰：此四時之禘，又曰：三年禘，五年禘，左右為尊，則高卑大禘，則已毀皆陳，廟制不以左右為尊卑。

祖有時而在穆，而然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

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乃禮之下無穆，而

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羊諸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



曰春秋傳曰壞音怪廟之道易檐音廉可也改塗可也

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上聲

之也朱子曰改塗易檐言不足盡除只改其灰飾易其屋檐而已○新安陳氏曰所引春秋傳見穀

梁文公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

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書舜典云受

禹謨云受命于神宗商書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新安陳氏曰三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太戊

號中宗武丁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

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去聲故三廟不

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朱子曰韋元成等

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

主藏於太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

命三廟不毀與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

親廟四而已○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虛今之說也朱子曰歆謂七

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

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告成王由

是言之宗無數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

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鄭玄則武王初有

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音祖紂音古居昭之北廟

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

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紂音紂王季遷而武

以按而已二字原文作而七



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上聲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音恭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

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語音音亞圉。如前。遍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格菴趙氏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通考趙氏惠曰。文世室武世室。蓋本於禮記明堂位之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名旅。疏云。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玄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按記禮者之意。謂周有文王世室武王世室。成王賜魯以



子禮樂故魯有伯禽及武公之廟。得以象文王武王不毀之廟也。後儒因明堂位之文遂以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三禮辨曰武公之廟蓋已久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鞶之戰有功而立之。春秋書立武宮。左氏公羊並譏之。謂不宜立也。世室屋壞。左氏謂之太室。或引此以證文王武王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王之廟為世室誤矣。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朱子曰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格菴趙氏曰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先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故朱子以歆說為是。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

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賢通反於經典皆有明

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

為嫌則秦政之惡去聲夫音扶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諡法

者不為過矣。朱子曰商之太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

限取太甲太戊高宗為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

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祭祀如

何毀得。通考按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且程子晚年

嘗論本朝音潮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

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







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山西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即光武后更平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通考趙氏惠曰。魏堂隆生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必定天地社稷之位。恭敬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

按此疏乃魏高堂隆非漢高堂生也。何以隆字忽加生。

份按隆疏云。今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今改。又未如禮。句為未為禮。殆不成文理。且刪去崇飾居室二句。語意未完。如何可住。

室為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未為。禮晉武泰始二年春正月。仰用魏廟祭禮。司馬公所謂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蓋可知矣。裴秀傳玄之徒。尚欲其君遵漢文以日月之制。廢先王之禮。經此司馬公所不能已於言也。原廟謂又一廟也。胡致堂云。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乃築復道於武庫南。於禮褻矣。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也。其後漢明帝遂有朝原陵之失。此舉蓋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枯姑沃反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



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於甲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

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朱子曰。更歷魏

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主。而論之。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子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哉。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

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立然亦

至於我朝。晉湖下同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

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音習之變。不唯窮鄉賤士有不

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

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

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

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原責叔孫通

之舞禮。禮儀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

有正其罪者。前漢書叔孫通傳。孝惠即位。惠帝乃高

帝子也。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又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踣頰。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



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  
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  
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後漢書明  
帝紀：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  
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埽地  
而祭。杆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奉數  
人，供給洒掃，勿開脩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  
議宗廟法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於今之

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為陋，而不知本

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

自致於此也。宋子曰：不起寢廟，明帝固不得為無失。

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羣臣有朱仲  
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別有處矣。况以一時之亂命  
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者之  
所正者而已耶。又曰：如李氏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  
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本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

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氏所謂舍二帝三王之  
正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  
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  
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嘗觀於陸佃字師農程之譏，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

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

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

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略無

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

盛故尼女一友其事而嗇音色正其傳耶。嗚呼惜哉。

天子曰：神祖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追  
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



乘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爾然陸氏所定

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朱子曰細謂昭穆者父子

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為義穆以

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謬哉殊不知昭

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

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

為昭哉且必如細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

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

其耐也又何不直耐於父而必隔越而張琥之議

一世以耐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而張琥音

庶幾近之朱子曰琥謂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

於文王及合食乎耐則王季文王不偶坐

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讀者更詳考之則

當知所擇矣通考吳氏澂曰古者天子祭七廟初受

命之主為太祖其廟居中東三昭西三

穆凡六廟東西之南二廟為禰為祖東西之中二廟

為高為曾此謂之四親廟東西之北二廟祭高祖之

父與高祖之祖為二祧廟親廟四祧廟二合之為三

昭三穆其有功德之主親盡廟常毀則別立一廟於

昭穆北廟之北謂之宗百世不毀與太祖同周之文

世室武世室是也太祖二宗三昭三穆謂之九廟此

份按朱子謂始祖廟有夾室凡遷主皆藏於西夾室故謂之祧而祧祧又謂宗亦曰世室亦曰祧蓋文武以前之遷主藏於太祖之夾室文武以下穆之遷主藏於文廟昭之遷主藏於武廟故太祖廟之西夾室與文武之廟皆謂之祧也陳氏禮書則謂文武乃不遷之廟非所謂祧而以五世六世之廟為祧廟與朱子不同吳氏此條謂高祖之父與祖為二祧廟即禮書之說也○鄭氏以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凡遷主皆藏於二祧之中又謂諸侯無祧廟則藏於始祖廟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為始祖廟也



蓋鄭氏以文武二廟為祧止  
在七廟之中又不以後稷廟  
之西夾室為祧此其與朱子  
異者也○祭法稱遠廟為祧  
註疏以文武二廟當之禮書  
及吳氏此條以五世六世之  
廟當之未詳孰是

份按困勉錄曰吳氏謂大夫  
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禮始  
看來有廟便當有主古者大  
夫士亦不應無主不知吳氏  
何所本竊考祭法鄭註云惟  
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  
祖考考亦免其自世不禘祫  
者無主爾禘祫重主道也孔  
疏云士喪禮有重無主而此  
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  
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  
主春秋孔悝為禘主鄭康成  
謂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也

古傳孔悝使貳車反祈於西  
園孔疏云少牢饋食大夫之  
祭禮其祭無主今孔悝得有  
主者當時替為之非禮也士  
虞禮以其辨附賈疏云大夫  
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  
諸侯有木主者以主附祭說  
主及於寢許慎五經異義曰  
大夫士無主大夫結帛依神  
士結茅為蓋蓋其言大夫士  
之無主者不一而足此則吳  
氏之所本也○又按徐邈王  
澤謂大夫士有主陳氏禮書  
亦其說與鄭許孔賈之說相  
乖雖未詳孰是然謂大夫士  
無主之說無所本則不可也

高祖者所謂山下而達於上也高祖本無廟若或立  
功於國君寵錫之則合祭四代上及高祖大夫則祭  
於其太廟士則祭於其祖廟中下士則祭於其禰  
廟又曰大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禮始然亦無害  
於義但是有廟者有主其無廟者其主理於葬所若  
欲追祭則設席依神而祭於有主者之廟况如今廟  
制皆非古則只當循  
伊川所定之禮行之

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

盧之為果羸魯果反果羸細腰蜂也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

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

故不得不從耳曰沈說固為善矣然夏小正十月

玄雉入於淮為蜃時忍反大蛤也而其傳去聲下同曰蜃者蒲盧

也則似亦以蒲盧為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為無所據

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

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

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為蒲盧則不

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為變化則又不必解為果

羸矣况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

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耶○曰達道

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

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



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sub>音</sub>拂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sub>去聲</sub>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sub>與橫同</sub>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sub>音</sub>剝<sub>音</sub>雜，天理幾<sub>平聲</sub>亡久而

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sub>去聲下文則知為知非知</sub>明知語<sub>知並同</sub>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





夫扶音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  
 分而言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  
 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  
 者主於知而為知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  
 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  
 為知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  
 也歟○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  
 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  
 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

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西山

曰齊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心正則  
 容正故曰一其內所以正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  
 齊於外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  
 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  
 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然動靜兼用其  
 力也然蔽以一言曰敬而已內外動靜無不敬身安  
 得不信讓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去聲賢不篤賈  
 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  
 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前漢賈捐  
 之傳捐之  
 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  
 兵擊之珠崖在南方海中洲居詔問捐之捐之對其  
 略曰至孝文皇帝闢中國未安偃武脩文逸遊之樂  
 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





口知錄曰或問引賈捐之對  
元帝語輔釋引漢書本傳文  
曰夫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  
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  
帝不行此捐之之言謂文帝  
不聽後宮幸臣之請爾大全  
則改云元帝不行既不知古  
善又不辨諸氣

隱處佞臣用事則諍  
臣杜口而元帝不行  
**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  
**所以為勸賢之道也**  
三山陳氏曰有好賢之心而為  
讒諂之人貨色之欲奪之則好  
賢之心衰而賢者去矣故必去讒遠色賤貨而惟德  
之為貴然後賢者肯為我留也附蒙引色與貨人情  
之所欲者故令遠之賤之至於讒者有何利焉而人  
主每近之何邪蓋讒者必佞所謂讒諂面諛也佞者  
逢君之惡長君之非能先意承順以取適人主之意  
故人主多樂近之然後彼得以行其讒而人主不之  
覺也故以與  
質色並言之**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  
**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  
**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  
**屬眾盛足任使令**  
平聲**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  
三山陳氏曰庶

份按陳氏謂士者百官之總  
稱此即孔氏所謂士者諸侯  
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之說  
也困勉錄謂此在他處則然  
此處只當依說約以公卿大  
夫為大臣上中下士為諸臣  
份按虞書五載一巡狩群后  
四朝鄭氏唐孔氏謂諸侯每  
歲一朝而鄭氏註孝經復謂  
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亦五年  
一巡狩熊氏謂諸侯分為四  
部四年而徧總是五年一朝  
天子乃巡狩唐孔氏則謂孝

官無曠則大臣得以總其幾於上而以道佐人主若  
官少不足以備任使則大臣將親細務而不暇於佐  
矣**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視俯育之累而樂**  
**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  
三山陳氏曰士者百  
官之總稱待之以不誠則士不肯盡其心仕有時而  
為貧使仰事俯育之不給則士必不肯盡其力此勸  
之之道所以既先忠信而又當重祿也○格菴趙氏  
曰苟無忠信而謂爵祿足以驕士則士有守死而不  
食其祿者所得  
不過庸士耳**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  
**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  
三山陳氏曰使民以時  
而薄其歲斂則民有餘  
力餘財而樂於勸功矣○新安陳氏曰  
時使不盡人之財  
薄斂不盡人之財**日省月試以**  
**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



經註疑非鄭註熊氏之說非是今尚書蔡註則主熊氏說也若以周制言之書周官稱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大行人則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其服朝之歲以朝者少五服諸侯皆使卿以大禮衆聘焉所謂殷類曰視是也其說已與周官不合陳詳道謂元年諸侯盡朝此後則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以至三歲四歲五歲六歲一見者皆以元年爲始又謂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復與周禮本文及註疏不合而左傳昭十三年叔向謂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問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

盟以顯昭明是十二年之間凡四朝八聘三年而一朝不朝之歲則每歲有聘也昭三年子太叔則謂文襄之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左氏所載又向不同如此而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之說則合於王制鄭註孔疏據子太叔語謂此是晉文霸時所制竊謂孔子告其君以文武之政朱子何故舍王朝之舊典而乃據伯國之制立說正恐註疏之說亦未可信也○大行人稱諸侯世相朝而左氏則謂古制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豈周公制禮之時諸侯止於一世一相朝而衰周時乃有五年再相朝之禮耶然左氏又以此爲古制何也○大行人朝禮一年侯服朝

所容情者勉而能者勸矣爲去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去聲積子賜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上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宋子曰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授之任所謂尊賢使能也是嘉善不能者必有所不欲則亦器使之不强其所不欲所謂與人不求備也是矜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西山真氏曰繼絕如滅如齊桓公封衛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附存疑上下相安指本國君臣及民言大小相恤指鄰國諸侯言使上下相安是治其亂方使得他如此在治其亂後使大小相恤正所以持其危在治其危前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

貢賜有度而不匱求位反其財貢謂下貢上賜謂下賜上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方蕃及亦作藩屏也屏必鄂反衛王室而無倍音佩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去其理而無所悖耳蒙引或問曰凡此九經云云大臣體羣臣固在尊賢之外但於大臣則敬之於羣臣則體之其理即尊賢之等也故能盡尊賢之等者





二年侯甸朝三年侯男朝四年侯甸采朝五年侯衛朝六年侯甸男要朝七年侯服朝八年侯甸采朝九年侯男朝十年侯甸衛朝十一年侯服朝十二年王巡行蓋元年七朝十一年惟侯服朝五服並無朝禮鄭氏謂於此年諸侯各使其大夫來服類是五服或隔六年一聘或間四年一聘而侯服之每歲來朝者絕無聘禮恐是鄭氏臆說未敢信也姑從此年小聘三年大聘之說可也○王制所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此諸侯之聘於天子也聘禮所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者此諸侯之相聘也其為朝則相同也大行人云諸侯非交歲相問也即比年小

聘之義也其曰殷相聘不曰三年則與聘禮之說異矣辨書堂訂正說約曰按周官甸男采衛釋五服蓋本周禮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為言而不知其不可也大行人於侯甸男采衛要六服之外更有蕃國以包夷鎮蕃三服則九服矣書止言五服今取其侯甸男采衛以釋書則要服及三蕃國何以處之書以為其所言五服即別語所謂侯甸男采衛也而此大行人所言為非實也就書言之六年之中五服者侯先後而至雖有不齊而其來朝止一也若如大行人所

必能推之以敬大臣而體羣臣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固在親親之外但於庶民而子之於百工而來之於遠人而柔之於諸侯而懷之其理即親親之殺也故能盡親親之殺必能推之以子庶民云云也○其實親親之殺就舍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屬故或問曰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因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若以推為在外則謂曰尊賢之等而推之亦可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音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平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

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音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音辟之後則惟康叔音康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書蔡仲之命篇云乃致辟管叔於商○左傳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肅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十謂信任大臣而無以聞音聞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異音異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史記趙高秦始皇時人二世時官至丞相恃恩專恣以私怨殺人指鹿為馬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賄欺罔視聽蔑弄朝權

中庸大全 卷之四 讀本 趙高 朱異 虞世基 李林甫 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賄欺罔視聽蔑弄朝權 趙高 朱異 虞世基 李林甫 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賄欺罔視聽蔑弄朝權



言總而計之十二年中侯服  
十二至甸服六至男服四至  
采服三至衛要再至雖曰地  
有遠近何疏數不均乎當以  
周書爲正至九州土性不齊  
物產亦異故禹貢所書皆因  
其地之所出蓋使諸侯易於  
其而王朝無不足於用斯已  
矣今大行人以五百里爲率  
不問東西南北貢祀物者不  
兼婦器貢服物者不輸貨財  
是國所有未必貢而貢者或  
其地所無周公之制豈其然  
哉又曰聘義以圭璋聘重禮  
也已聘而還圭璋禮也圭  
國待賓出入三積五牢之具  
觀於內水不芻薪皆陳於外  
燕介皆有餼牢一合再饗燕  
與時賜無數所以厚其禮也

份按小註趙高四段皆敘得  
未安  
份按故失其位國句史記原  
文止云故失其國此書妄添  
位字何也

輕作威福死贈尚書左僕射○隋書虞世基字茂世  
隋煬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參掌朝政鬻官賣獄  
賄賂公行宇文化及弑逆世基亦見害○唐書李林  
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國公性陰密忍誅殺  
排搆大臣蕩覆天下固寵市權蔽欺 則鄒陽所謂偏  
天子耳日死賜太尉揚州大都督 則鄒陽所謂偏  
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許規所謂妒都故賢嫉音疾能  
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  
邪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以讒見禽乃  
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  
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  
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  
生姦獨任成亂○范雎傳范雎魏人也秦昭王號爲  
應侯說秦昭王曰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  
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如賢嫉能御下

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 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  
而主不悟故失其位國

正坐去聲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  
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  
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  
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  
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  
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  
哉夫音扶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  
不音扶此古之聖君賢相去聲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



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  
 所以猜倉才反疑也，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  
 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  
 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平聲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  
 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  
 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  
 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無忘賓旅也？曰：以其  
 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為蕃方煩反國之諸侯，則  
 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

份按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  
 之民治其委積館舍飲食鄭  
 氏謂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  
 今既以柔遠人為無忘賓旅  
 則引懷方氏事似不切恐偶  
 誤也

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况愚所謂授節  
 委積者，比音至反長遺維季反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  
 經有明文邪？周禮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  
 和親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  
 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  
 施惠。施去聲。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  
 待羈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  
 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  
 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懷方氏  
 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迎之。達之以節。  
 治其委積館舍飲食。○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  
 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  
 誠意，故以為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為虛器。正言



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為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為虛器而不之講。及語以詰喫吉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邪。然楊氏他書首尾衡讀如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龜山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九經行之者。一者何誠而已。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

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有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致音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為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廣平游氏曰。惟至誠為能定。惟前定為能變。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附存疑。上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又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是說達道達德九經皆要一誠也。至此見得誠非一朝一夕所能到。必須平素有許多工夫始得。





故發事豫之旨。意謂達道達德九經固皆要誠然這箇誠必須豫先做下工夫。臨時始能如此。若平素不曾豫做這等工夫。一時便要如此。亦難。故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曰在下獲上明

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音扶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

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

以諛音悅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

友。則志行音去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

乎友。又不可以便音平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

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

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

而已。蓋及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

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音上為

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

善之所在。則好音去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音去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

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

卽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

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

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

困勉錄曰及身不誠或問謂外有事親之禮內無恭敬之實此是承順親說下其實誠身當開說○份按誠身開說最是語類謂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云云亦是隨手就順親說耳非粘在事親上說也看如字便見



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  
 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  
 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慶源輔氏曰始則  
 大學之次序終則  
 中庸之極功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  
 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為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  
 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  
 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  
 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

於我而無不誠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  
 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  
 非大學之本意矣。龜山楊氏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  
 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及諸  
 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  
 則利仁者不足道也曰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  
 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  
 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  
 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  
 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  
 天之道鬼神之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





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去聲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去聲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陳氏曰。凡物一色謂之純。夫下同。天之所以為天也。冲漠無朕。直忍反。兆也。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

之氣。春夏秋冬。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

謬。駢幼反。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

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

以為實而不妄者也。陳氏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

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收。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真實處。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黑白。萬古皆常。然不易。如以木葉觀之。缺者常缺。圓者常圓。脩者常脩。短者常短。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實理。自然然而然。若夫人物之生

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

耳目四肢之好。去聲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



側隱之發而伎反支義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  
矣當其羞惡去聲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  
不實矣此常人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  
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  
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清屬  
氣純屬質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  
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  
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  
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

所以不勉不思從七容反容中去聲下同道而動容周旋莫  
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入其德  
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  
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  
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上聲下同則其為善去惡之心  
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  
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居隘反則凡所謂私欲  
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  
弭盡反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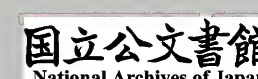


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為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扶問觀之則其為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為不誠耳。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然誠者真實無妄安得有惡有惡不幾於妄乎。朱子曰此便是惡底真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二分惡便虛了二分善。○新安倪氏曰誠字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則惟天理得誠之名而人欲不可以謂之誠以實心言則君子之實於為善者固

可以言誠而小人之實於為惡者亦可以言誠也。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

亦既略言之矣。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朱子說具程子無妄之云至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通書解中程子無妄之云至矣。○朱子曰無妄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故次之。○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其他說





份按朱子又有五者無先後語與此說雖似相反然必兼此二說其義方備

亦各有所發明。程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一者之謂誠敬則有意在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復音同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都喚反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形旬反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

此五者之序也

陳氏曰學不止於博覽羣書凡天下

博問不可粗略須是詳審凡事之理紛紛交錯輕重淺深看端的可疑是何處然後問乃能盡師友之情而疑可釋故曰審思不可泛濫而失之放蕩須是謹思則能精而不雜然後實有得於心實有所得則可以辨別眾理毫分縷析自然精明不差自學問思辨至此見得道理真實分曉然後篤力而行之則可以踐其實而不為空言此五者不可廢一然亦有次序須從博學起又須經四節目道理方實知所謂至善所在知得端的確然不可易然後守之方可牢固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為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



魯水及後言  
積累音同

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

七到

平約而

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

於博以爲之地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將以造其約。而不可以不博學。以聚之。聚不博。則

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及說約也。爲學之道。造約爲功。約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

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用

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友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

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

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

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

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

說也。藍田呂氏曰。學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可以

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

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如問之審審而知。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

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

固矣。故必思索。山各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

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

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



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為反之於身。知其為何

事何物而已也。

藍田呂氏曰。不致吾思。以及諸身。則學問聞見。非吾事也。故知所以為性。

知所以為命。友之於我何物也。知所以名。仁知所以名。義反之於我何事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慎其所以思。必至於得而後已。則其餘則皆得之。

學問聞見。皆非外鑠。是乃所謂誠也。其餘則皆得之。

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

變化氣質之說。見章句。

○曰何

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

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

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

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捨也。

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

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

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

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

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

扶音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

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

不可辨。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

實理所發見。○陳氏曰。自天地以至

人物小者大者皆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



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說天道人道諸章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

發明實理之不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

道行為誠明。似不親切。程子曰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

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又曰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

語明以行語誠為得其訓。乃顏子好去聲學論中語而

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之。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



反而誠之。張子蓋以性教分為學之兩塗而不以論  
 則聖人也。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  
 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  
 恐亦不能無誤。張子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  
 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於理  
 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  
 以推達於天性也。○程子曰張子言山明以至誠此  
 句却是言由誠以至  
 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  
 以至簡至易去聲行其所無事為說則似未得其本旨  
 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為言則至於  
 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

實然之說也

蓋田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  
 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  
 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成德者

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此出也。天下之理如日  
 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  
 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  
 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  
 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然其過於游楊則遠矣。  
 游氏曰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誠自外  
 入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無不明明者致曲故  
 能有誠。○龜山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謂之  
 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  
 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  
 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  
 信為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



呂晚村曰此節若謂一盡性則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疊句法自取支離之謂耶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闕一邊講便不是須於逐節交關還分殊實際節節抱歸其理還理一原頭或曰如逐層實通不疑於漸次類人道非人道之盡性乎曰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若事物

學界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生安如堯舜亦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其疆界節次分明未嘗一絲過去也又曰天下原無性外之物論來本只有一箇理一其分殊只在理一中看出耳又曰上六句有理一有分殊下四句本無分級只是叠句文法又曰聖人知向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具備而要其所為盡處於人於物又自有各正之理善推之序

中庸卷之三

讀本

今不得而錄也

程子曰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為而已於天命有所損益則為偽矣

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

便是至於命則亦有可疑者

程子曰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類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又曰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

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

扶問友下同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

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

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

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

又况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

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

有彼此之間去聲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

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

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

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

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

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

中庸卷之三

讀本



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程子曰自人而言

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至於窮理至命盡人

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

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

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

而言則其親疎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筆列

當如張子之言也。張子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

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既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

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

閒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

此則方有序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呂游楊說皆善而

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呂尤確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

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

胥失之矣。藍田呂氏曰至於實理之極則吾性之所

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

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

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柔強

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

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

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故

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

適喜齋



中庸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盡也。已也。人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於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毳。氈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廣平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及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龜山楊氏曰。性者。萬物之一源也。非夫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物之性。斯盡矣。言有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內耳。又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

讀本

份按。管子以偏厚者為曲厚。於仁者即從仁上致厚於義者。即從義上致。朱子以謂未盡也。故或問謂善端所發。隨其所稟厚薄。一一推去。又謂不只是所長。當就事上事事推致。又謂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蓋嘗以其說推之。假令其事合。當用仁厚於仁者。固從仁上致。即薄於仁者。豈遂無一念之仁。即此便亦是善端之發。即須就此推去。擴充既久。始雖薄。終則厚。而與本厚於仁者。不異矣。是則所謂薄者厚。而異者同也。竊謂程說固好。朱子亦或兼主其說。然究不如或問之說。更為完備。蓋或問之說。原可包

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唯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通作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問既。是四端安得謂

中庸之性者

讀本

適喜齋



程說在內也○今使其事合  
當用仁而其人或厚於義而  
薄於仁若謂宜從偏厚處推  
致則將因其偏厚之義而用  
之於事之宜仁者耶  
困勉錄曰致是擴充意不是  
止就一曲上做到極處若止  
就一曲做到極處無論必流  
為夷忠之曲即無流弊亦只  
是一件好處

之曲。朱子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若謂只有此  
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編聖人具全體一齊  
該了。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  
何。上來得問。雖發一端。其餘只平鋪在。要用仰用不  
似以下。人有先後開斷之。程子之言大意如此。程子  
意。須待擴而後充。曰。然。程子之言大意如此。程子  
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  
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  
養。然同。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為說。故有疑  
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  
衆善之意。左傳。成公十六年。潘尪之黨。黨乃潘尪之  
之。蹲聚也。徹七札焉。以示王。曰。楚共王。君有二臣如  
此。何憂於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  
矢使射。呂錡中項伏。發音。酒弓衣也。以一矢復命。○  
程子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

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如養由基射  
之類是也。○問。程子說致曲。先於偏勝處發。似未安。  
如此。則專主一偏矣。朱子曰。此說甚可疑。須於事上  
論。不當於人上論。附語錄。問。致曲。莫是就其所長。上  
推致否。曰。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事事推致。且如事  
父母。便就這上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交朋友  
便致其信。此所謂致曲也。能如此推。又以形為參前  
致。則能誠矣。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又以為己之所自見。而無  
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為己之所自見。而無  
與。預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羊諸。至於明  
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程子曰。誠則形誠。然後便  
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  
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  
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  
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



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若張子之說以明為兼照

動為徒義變為通變化為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

言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

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

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音扶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

如是之繁促哉張子曰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

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徒義誠能徒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游氏說亦得

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廣平游氏曰誠者

徑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

閒鄙詐不萌而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誠至於

著則內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有以動衆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汗以為

清革暴以為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

能與於此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為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

則似以明為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去聲為動矣而

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為大而化之之

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

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

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龜山楊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

性者誠也其次致曲







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不用者為可取也。今來喻發明固以為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知。惟至誠則理不可揜。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精矣。然不用之云。實生於程子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此。引以為說。恐反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不若註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

**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程子曰。蜀念十年。便能前知。又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口未嘗出。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意。復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

**朕**直忍反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

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待洛反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

**相應。**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

**此為無所當。**去聲下同且又老莊之遺意也。廣平游氏曰。誠者非有成

之者自成而已。其為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道自

道無所待。而然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

呂晚村曰。或謂若說誠是箇自然成就道理字。恐易錯入老莊去。曰。不然。老莊之自然。猶陽明所揭良知之良字。不過欲打滅學字之苦理義之障耳。游楊率楊龜山以此意解。爾白字。故朱子辨之。若朱子所指自然。乃萬物所以自成之理。與彼說有空實之別。相去天淵。不得以其說之謬而併廢正義也。○困勉錄曰。自成。內雖亦有自然之意。然只是宿意。不可作正意看。故



或問以楊氏無待而然之說為非大全朱子自然成就一條亦須善看○份按呂氏謂朱子所指自然乃萬物所以自成之理則是自然二字非正解自成本義與陸氏所謂自成內雖有自然意然只是實不可作正意看之說正相發明故並錄之

困勉錄曰自道既言人之所當盡則雖聖人之從容而中亦在自道內矣玩或問又似專以勉然者屬自道亦猶二十章人之道也不兼聖人說也○份按困勉錄此說與仇滄津論誠之者人之道也正

困勉錄曰誠者物之終始章可止以實理言或問則兼實理實心言云以理言之則天

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單說實理則實心包在內了分言之則是二件實理是人物共有的實心是人獨有的然實理之理與道以理言之理又不同道以理言之理是實理中之條序○份按物不可以實心言而人却可兼以實理言次節章句所謂天下之物皆實理所為者此實理二字是人與物共有的所謂言實理而實心包在內也

份按事之終始即物之終始

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

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閒斷上去聲下徒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閒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閒斷則自其閒斷之後以至未相接觸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語錄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棄了即一半便不成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

中庸大全 卷之四 讀本



之義隨手偶變其字面可纂  
疏謂心不違仁就事言故曰  
事之終始至其境界是實地  
故以物言恐未必然

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  
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  
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  
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  
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  
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  
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  
更有甚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識之在天為實理而不  
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

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  
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  
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  
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就其所重而有賓主  
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藍田呂氏曰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倦所以成己此則成己為  
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為智何也夫盡己性  
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  
德而言也學不倦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  
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新安  
陳氏曰不厭不倦者進德之事子貢蓋主知而言故  
以智為體而仁為用成己成物者成德之事子思蓋  
主行而言故以仁為體而智為用也仁智之所以相



為體用者仁即乾之元。時之春。智即乾之貞。時之冬也。仁如元之始。春之生。義禮智皆仁之推。此仁之所以為體。而智之所以為用也。然智以知之。而後仁以行之。如貞下之起。元冬藏之蘊。夫春生。此智之所以為體。而仁之所以為用也。語錄此正與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之言活當合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仁如克己。復禮皆是智。如應變曲當皆是。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為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輟。陟劣反。止也。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

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

喻夫音扶下同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

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龜山楊氏曰。其為物終始。天行也。誠則形

形故有物。不誠而著乎偽。則有作輟。故息則無物矣。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尚何終始之有。故以習則不察。以行則不著。以進德則不可久。以脩業則不可大。故君子唯誠之為貴。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為繁雜。如游楊無

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

何地位。然後為無息邪。廣平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

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彊也。若顏子之三月不違仁是也。龜山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



所以體誠也。○葉氏曰：雖變文云不息，若就聖人至誠言之，只是自然無息，不可以不字為學者用力事也。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

雖密而意則疎矣。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之得一也。一則不已，故載萬物，雕刻衆形而莫知其端也。故生物不測。呂氏所謂不已

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

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

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

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藍田呂氏曰：天之所以為天，

為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為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又

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音扶人之充其良

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

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

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己之德亦

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

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

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藍田呂氏

曰：雖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山之一



者積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為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於聖，然所以至於聖者，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上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平聲端耳。龜山楊氏曰：積而至於博厚高明，則覆載成物之事備矣。其用則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天地無疆言之，所以著明之也。然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其為覆載成物之功，則無二致焉。故又曰：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也。所謂一者，誠而已。互相明也。精一而不二，故能生物不測，不誠則無物矣。至謂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龜山楊氏曰：誠之一言，足以盡之，不息之積也。若夫擇善而不能固執之，若存若亡而欲與天地合德，其可乎？故又繼之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去聲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平聲其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蒙引註此四條，所以發明由其不誠不





困勉錄曰章句謂天地非由積累玩蒙引則又似天地亦由積累蒙引自從未有天地之前說到有天地故見其有積累章句自由其既有天地之後說其生物則非可以積累言也章句是正意

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不知天地何時至。或無息何時方盛大。曰此難以口舌取信也。有是理則有是事。當初天開於子地闢於丑。方其天之未開地之未闢也。太極混一而其所以為至誠無息者。已在其間。此天地之盛大耶。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

程子曰自大哉聖人。是一貫。○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尊德

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得者學行得者。猶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人所處。則直是精約。○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張子所論逐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張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為一義。上言重。下言輕。故呂氏

因之。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免乎口耳為人之事而已。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隘矣。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

份按張呂二說皆重上截。必以游氏重下截之說足之。其義乃備。至若游氏所謂逐句相承接與楊氏上截下截各逐句相承之說。似皆不必。

耳。廣平游氏曰。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道問。



困勉錄曰朱子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最明則德性不出乎廣大高明等之外學問不出乎中庸等之外游氏謂尊德性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楊氏謂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翼註因此遂謂章句屬字作不得曰字恐俱不是又曰廣大與高明故厚總是

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備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故繼之以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始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未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智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龜山楊氏曰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致廣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而固執之入德之序也○格菴趙氏曰張子言逐句為義呂氏因之游氏以逐句相承接為說楊氏以逐句上一節承上一節下一節承下一節為說兼讀其義始備

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為得之

唯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

廣平游氏曰發育萬物峻

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

而以無方無體離聲形去智為極

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為德性廣大高明之

分則其失愈遠矣

廣平游氏曰尊其德性而道問學

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

也自人而天則上達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

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

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為德而欲以

疑夫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



道者乃為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平誤益甚矣。龜山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無禮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枯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廣平游氏曰：溫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說之也。敦厚以崇禮，所以守約而處中也。○龜山楊氏曰：溫故而知新，道問學之事也。敦厚以崇禮，道中庸之事也。然細分之則，溫

呂晚村曰：非敦厚無以崇禮，而敦厚者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自除萬以後，有側重崇禮者，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即所以崇禮一順說下，則此句獨止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於老莊之說，以禮為忠信之薄，故又于字直斥之為一字不通，非激論也。

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去聲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存疑此章最是大關鍵，首言道之極於大小而無內外，所以申首章性道敘之意。



也。中言脩德凝道之功。所以申首章存養省察之意也。末言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又所以申首章中和位育之意也。蓋首章雖言道出於天而備於我。而此道之大之切。則未之及也。首章雖言存養省察之要。而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則未之及也。首章雖言中和位育之事。而功效極於廣遠。中間若裁成輔相。繡繪參贊許多事。曾未之及。前面天道人道數章。雖說盡人盡物覆載參贊。亦未有下手著實工夫。故此章首言道體之大。中言工夫之詳。末言效驗之大。而及夫議禮制度考文之事。皆所以盡首章未盡之意也。一章大旨。細詳味之。前後意思都相貫。學者觀此而有得焉。則一部中庸都在胸中。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邪。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

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平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通考。吳氏程曰。正謂歲之首也。朔謂月之一日也。周以建子為正。以夜半為朔。商以建丑為正。以雞鳴為朔。夏以建寅為正。以平旦為朔。漢律歷志。十一月子為天。正。十二月丑為地。正。正月寅為人。正。此言月之正也。又云天統始於子。半地統始於丑。初人統受之於寅。初此日之朔也。蓋正者歲之始。故古者每以歲首寅月為正月。而周人亦稱歲首十一月曰正歲。每與歲終對言。朔者月之初。凡朝會發命。則必以是時行之。若三代之異尚。其見賢通於書



傳去聲下同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杙音隍。倪結反。不安也。而跬音委反。半步也。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

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去聲於四方。則書其令。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頰。音眺。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背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書名所以同其文。故使瞽史論之聽音聲。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三山陳氏



曰按魯穆公元年子思作中庸蓋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是時列國雖彊猶用周制至秦吞并後始用六為紀而輿六尺是改車之軌損於周者六寸矣又命李斯程邈更制小篆隸書而後書之文始不同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

註然於文義皆不通程子曰三重即三王之禮此即鄭註之說唯呂氏一

說為得之耳說見章句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

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為是矛盾也食允也藍田呂氏曰上

焉者雖上達之事如性命道德之本不驗之於民之行事則徒言而近於荒唐下焉者謂下達之事如刑名度數之末隨時變易無所稽考則臆見而出於穿鑿二者皆無取信於民是以民無所適從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為一說且

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為霸者事邪曰以王去聲天下者

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

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

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

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

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

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

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三山潘氏曰通天下一理耳無往不在無時不然是

以達幽明貫古今而無所不通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



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平義及及也。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去聲。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音鳥。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

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去聲下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得夏時出記禮運篇詳見論語八份篇禘自既灌而往章下。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音亦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上聲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述職方以除九丘見尚書序職方即周禮職方氏也。○記儒行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掖即深衣也章甫商之冠名宋商之後故用其冠。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





推茨策與同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善去聲授放伐各

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

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

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日點反於是哉

頒朔詳見論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下○史記黃帝本記云迎日推策註策數也迎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周禮云惟王建國

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註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止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為君德者得

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

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

事也龜山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又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則聰明睿知人君之德也故是以

有臨寬裕溫柔仁之質也故足以有容發強剛毅以致果故有執齊莊中正以直內故有敬文理密察理

於義故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

經綸之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之為窮理以至

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

屬音燭則為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為言至聖之

德下章為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廣平游氏曰聰明睿知聖德也寬裕溫柔

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



以為仁。或執以為義。或敬以為禮。或別以為智。惟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悅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地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為天下之常道。皆可名為經。而民彝為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汙其序之謂也。立天下之大本者。建中於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心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故其言之序相應如此。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

矣。子思懼夫音扶下同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

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

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

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

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

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

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

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

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



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新安陳氏謂豈不顯。此則真謂其幽潛不顯。如詩敬止。諸說如為助語詞。大學則謂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何曰程子至矣。程子曰不愧屋漏。便有箇持敬氣象。不愧于屋漏。是敬之事。○聖人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道一本也。知不二本。

便是篤恭而平天下之道。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節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毛猶有倫。八毫釐絲忽終不盡。○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中庸之語。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

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去聲下未當同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為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藍田呂氏曰此章皆言德成反本以盡中庸之道此章凡八引





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為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藍田呂氏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蓋要其所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豈有他哉？在德而已。○德輶如毛，謂之德者，猶誠之者也。未至乎誠也。若至乎誠，則與天為一，無意無我，非勉非思，渾然不可得而名者也。聲臭之於形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上天之事可知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德孚於人而忘乎言動矣。然猶有德之聲色存焉，至於不大聲色，然後可以入乎無聲無臭而誠一於天。至以知風之自

為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為知心之精。

微明達暴著。藍田呂氏曰：以見聞之廣，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歟。

○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以不動而敬，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其知微之顯歟。

不言而信，為人敬信之。藍田呂氏曰：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人敬信。以貨

色親長。上聲達諸天下為篤恭而天下平。藍田呂氏曰：君子之善與人同，合內外之道，則為德，非特成己將以成物故。君子言貨色之欲，親長之私，必達於天下而後已，豈非篤恭而天下平者哉？

以德為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世

說者，乃有深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為非程夫子



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

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

朱子曰氏却是作用是性之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

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

儒者之言廣平游氏曰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

不厭○無聲無臭則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

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

廣平游氏曰其論三知未免牽

合之病廣平游氏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知遠之近

矣乎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

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常不可謂沙白乎

欲脩其身先正其心知微之顯也夫道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而常不離心術日用之閒可不謂顯矣

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

廣平游氏曰所謂德者非

甚高而難知也甚遠而難至也舉之則是故曰德輶

如毛既以有所舉矣則必思而得勉而中是人道而

有對故曰毛猶有倫若夫誠之至則無思無為從

容中道是天道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楊

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

龜山楊氏曰世自清之隘和之不恭知其自此則君子不由也

藍田呂氏曰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其始未有害也其風之末則至於無君無父而近於禽獸伯夷之不屑就



一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上聲其所謂見聞者

呂說見上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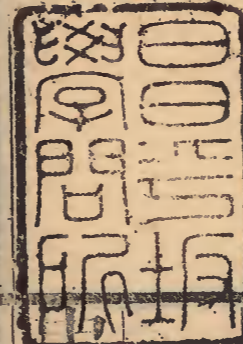
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輜如毛為有

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龜山楊氏曰德輜如毛未至於無倫猶有德也

而未化非其至也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為至侯氏說多疎闊惟以此章

為再敘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為得之也河東侯氏曰

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



庸大全或問



